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可齋續藁後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謄錄舉人臣蔣傳馨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續藁後卷一

宋 李曾伯 撰

表

謝撫諭四川官吏軍民 甲寅

天顧坤維推堯仁而振恤風行渙號奉漢指以布宣四
達封圻一新視聽臣聞自五丁開蜀關而稱險要比三
卯雁狄難而致創殘懷哉我祖玉斧之經營咨爾蕃侯
金甌之補綴不虞間歲荐值多艱民庶苦於流離將吏

疲于戰鬪加以征誅之無藝幾于用憊以莫支自非昭
萬里之明何以起一方之病誕頒綸旨式副輿情恭惟
皇帝陛下寬裕有容睿哲遠覽謂一夫不獲所謂父母
將何如念率土莫非臣豈天地猶有憾敷予心腹愛爾
體膚取籍而不稅之規倣奪以馭貧之義以收民志以
振國威揆元和賜魏博之緡豈惟六郡視建武復南頓
之賦奚止二年溥洽皇恩挽回生意臣猥司邊面祇廣
上心山東之扶杖願觀喜重法于德化河西之賜璽驚

見興益運于廟謨

謝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

天顧蜀邊命戎旃而宣力地資荆渚升書殿以寵行矧
視秩于政塗俾玷名于儒級循墻罔避及境欽承瞻茲
中朝重在西事戎馬交于近邑何有藩籬魚鳧國之吾
民不堪塗炭宜凝旒之軫慮圖授鉞以于征然如臣浚
始專任而克勝臣鼎雖兼除而猶輟考得失紛紛于往
昔計安危凜凜于方今以若庸人曷膺重寄伏念臣孤

寒寡與困蹟多竒世受國恩冷落中原之遺緒身更兵事
艱難半世之粗官歷淮海以弭鯨浪之跳梁指峴樊以
披鹿場之蒼莽十經冰暑一念林泉纓冠何補于救鄰
負乘正虞于致寇便蕃三錫聯合二長躋之東序之班
假以丙科之賜車懸鍾鷄揆已則榮鋒蝟斧蟾嗟持交
並疊有君命奚敢賈胡之留豈無臣忠不知婁緯之恤
勉對揚于異數敬宣布于溫言江漢來旬愧匪周邦之
屏翰岷嶠既藝曷還禹貢之山川非赫厥靈何恃不恐

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布宣聖武總攬權綱制治保邦每
念金甌之持守考圖數貢慨思玉斧之經營茲勤北顧
之憂爰授西討之略致令嵬瑣荐畀蕃宣臣敢不祗奉
成謨力扶壞證倣金城馳至之奏豈以充國之老而敢
辭取草廬跨有之言則恐葛亮之明而不及敢殫愚臆
願賜亟圖

謝賜笏帶鞍馬

玉殿升班載玷旬宣之寄天墀渙寵肆攸畫錫之儀偃

僕莫辭敬恭以拜伏念臣早膺簡記游被馳驅矍鑠據
鞍類馬援之已老春容緩帶乏羊祜之能名思徽俾視
于政塗賚予條來于御府萬釘腰繫將之象版之珍雙
竹耳批華以繡鞞之飾顧惟庸陋曷克稱蒙恭惟皇帝
陛下器使羣工馭公八柄市駿以徠賢士每加濡轡以
遣行擇良以賜功臣以示荐紳之勉勵致叨異數亦及
孤蹤臣敢不佩此毋忘鞭其弗逮挹西山之氣而有爽
敢事清談盡東野之力以猶求懼幸隆委

謝賜銀絹乙卯

誕彌厥月僭效臣恭承寵自天乃切君賚鞠躬下拜感
德中藏伏念臣粵護師干屢逢震夙聿稽荆貢何能頌
金鑑之千奚有晉功顧辱倣彤弓之一織縞瑩如而實
篚精鏹粲若以滿篋於赫駢蕃以榮袞陋茲蓋恭遇皇
帝陛下基垂萬世禮遇羣工所寶惟賢豈貴遠人之物
以幣將意宜得忠臣之心茲際昌期特加異數臣敢不
益持精白仰答龐洪夸此惠臣歸有華于疏廣用而遺

子問何愧于胡威

謝宣賜香茶乙卯

六月于征顧憂未釋九天念遠好賜特頒芳潤皆珍炎
歎頓洗伏念臣駸尋老態牢落粗官世味驚心徒有劉
琨之憤悶邊氛眯目曾無應物之疑清詎意隆恩爰叨
嘉賚寶穗輟御爐之馥瓊芽來仙苑之竒于粲實奩以
華分闌恭惟皇帝陛下因時布惠以禮使臣養賢以大
亨擷此衆芳之萃感人以至治薰為萬宇之和晝錫所

加天顏若對臣敢不辨香必祝一飯毋忘同甘苦于三
軍誓殫愚力掃欃槍于萬里尚賴皇威

謝賜臘藥乙卯

天顧蠹叢猥玷中權之任日逢蜡索過叨上藥之攸奉
溫詔以欽承拊寒蹤而戰栗伏念臣支離弱質搖落壯
心護北塞之風老馬已疲于筋力戍西山之雪哀鴻正
苦于瘡痍敢期當漢戍之臨乃辱軫蜀丁之役賚之珍
劑藉以寶奩被畫錫于寵光知春回于生意恭惟皇帝

陛下對時育物執要用人以日昃征尤嚴中國之衛
凡雨寒關念惟恐下民之咨致使微軀亦叨嘉惠臣敢
不講求康濟祇報穹窿盍易良醫以起一方之病庶存
殘喘俾隨四序之更

謝轉光祿大夫表 乙卯

井絡宣威何取外庸之績奎章疏寵猥躋邇列之階
天莫及于渙揚曠日采增于震懼強顏祇命撫已銜恩
伏念臣本乏技能已盈分量援祁奚之請老亦既累年

踵文子以同升敢期誤用絕一毫之補報正二品之超
遷矧破敵未能正興赤手之歎而拜官此際祇愧蒼頭
之呼侈千載之遭逢新一時之觀聽但深隕越曷克稱
酌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覆幬無私照臨有赫予羣臣以
馭幸既嚴周典之規咨四岳以陟明尤重虞廷之制第
慚謏陋亦被褒崇臣敢不恪誦絲綸勉思砥礪惟未必
朝臣之可懼速吏愆俾之遂鄉里之歸尚祈聖造

謝賜銀絹丙辰

祝效華封珍乏春朝之貢禮隆御府錫膺晝日之蕃拜
手祇承拊躬感激伏念臣猥共雪戍欣際虹流稽首三
呼難罄主恩之報寓忱一縷僅修時事之歸睿眷特隆
殊儀昭賚粲若滿籩之富侑之實篚之將寵渥前無光
華遠有恭惟皇帝陛下基垂萬世德並兩儀御衆以寬
治格衣裳之盛因時布惠政猶金石之堅退揆微蹤曷
叨異數臣敢不厯洪服命精白練心信且以銀安敢希
于泌約歸而賜帛願加愍于韓勞

出蜀宣賜謝表

屢牽引退曲荷生全一札傳宣特加寵賚佩聖恩之優
渥撫愚分以凌兢伏念臣衰朽孤蹤驅馳萬里洵被經
制宣之煩使厯更頰荆蜀之要區有如葺廢壘于荒殘
之餘當異證于壞爛之後危機共駭曠責幸逃覆存盡
出于九重補報何裨于萬一茲蒙洪造獲返蝸廬正銜
戴于除知倏匪頒于異數奩鼎侈精鏐之重綺縑燦文
錦之華茗香二絕之萃竒海陸衆珍之豐美願惟踈遠

曷副眷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禮遇群臣德被四表攘
夷修政方新采薇天保之宏圖勞還錫功兼舉四牡彤
弓之故事遂叨嘉惠猥及庸人臣敢不拜稽祇承銘歲
感激誇言君賜已增里閭之光榮下憫臣衷願許丘樊
之休息

辭闕帥得祠謝表

井絡言遊洊叨召擢奎章從欲遂許使安既仍書殿之
隆名且畀祠宮之優秩恩深頂踵感極肺膺伏念臣不

武駕材絕無蟬援獨荷楓宸之超拔徧更榆塞之驅馳
憶昨戍淮已類邯鄲之夢逮繇度嶺僅清海若之波五
年江漢之蕃宣萬里岷峨之捫歷葺廢壘於狐狸所啐
之境救壞局於魚鳧將爛之餘所恃者心其危以髮賴
皇靈之經遠獲曠責之俱逃中馬祁奚之請屢陳蓋以
東野之力已盡沆蒙洪造幸逢蝸廬三錫命以歸之十
為連而寵甚守長樂之郡政懷進退維谷之虞祝宣室
之釐卒拜覆幬如天之施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智周四

表器使羣工懷侯柔遠之心端自中庸九經而出序情
閔勞之典取諸豳風七月之詩曲鑒申衷俯俞均佚臣
謹當邱樊投老香火酌恩擊壤而樂堯民相安作息扶
杖而觀漢化願少須臾

謝賜銀絹丁巳

虹流紀瑞僭伸嵩岳之呼龍渥分旣昭示邱園之責尺
威在望寸臆知榮臣猥玷通聯欣逢盛旦祝釐宣室愧
難荅於君恩稱壽未央姑少修於臣禮敢謂春生於散

地乃叨晝錫於鈞天粲然精鏘將之繁總服寵綏之厚
甚揆庸瑣以慙然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運乾綱道符
長久緝熙一德得其位得其名砥礪群工馭以爵馭以
祿致蒙嘉賚俯逮微蹤臣敢不拜手祇承拊躬激烈美
而報上慚無金鑑之忠歸以潔身願謹素絲之節

湖南安撫大使到任謝表

授地湘中十為連而加重起家吳下三錫命以莫辨游
越月以載塗俶斯辰而及境敬宣德意肅控衷忱伏念

臣一介駑才屢叨龍渥釋風埃於邊嶠甫幸遂初奉香
火於叢祠永甘投老不圖咨岳仍俾典藩眷言長沙素
號樂土邊患自防於左腹間謀類倚若右肱雖馬牛其
風未必南海之陟然魚鳧之道豈容秦塞之通此猶人
之護風寒當追天之未陰雨非材冒任揆力曷勝弓重
二之設而備固當儲鼓再三之餘而氣飢於餒惕然顛
踣負此簡知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運乾剛明符離照
西渠搜南交趾威聲遠暢於要荒上天保下采薇治具

兼修于內外俯念爾四郊之多壘未容臣一罄之終身
遂使衰蹤復膺隆委臣願與時而安輯盡厥職以撫循
敢持韓愈對衡岳之心一惟報國竊慕元結守春陵之
政庶克字民

兼節制廣南謝表

竢罪湘中震于鄰而叵測與謀嶺外渙其號以弗回服
申命之肆頒將寅衷之俾協恭遵上旨爰攷前聞皇祐
平儂之初臣青嘗兼而經制紹興禦金之後臣綱實總

而撫循一則武足以戡難而除兇一則文足以握機而靖亂合三路之竒欲使有為非斯人者流曷勝是任伏念臣早蒙簡擢屢忝蕃宣徒守孤忠幾徧並邊之轍迹不圖再牧又聞近境之析聲豈無嫠恤緯之過憂正類奕舉棊而安出金牛通道患難不至于斯蟲蠹負山力真有弗逮者未能固圉何以兼人在睿謀為一杞之可為然輿論知百參之奚益蕃籬責重淵谷懼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並兩儀明燭四表方疆理南北當中天

權綱總攬之時顧嶺海東西乃今日心腹空虛之地遂
叨隆委併畀庸才臣敢不仰體鴻私勉殫駑鈍不敢分
于異吟期共濟于同舟制西事當在朝廷指授一遵于
廟算備南詔先寬湖廣本根庶保于民編

賜帥湘贖儀謝表丁巳

受任南邦方趣曉行之役傳宣內府倏叨畫錫之儀九
頓欽承一忱激烈伏念臣屢膺器使魯乏線長月費餘
錢每有慚于香火日高全夢豈復到于江湖恩榮已畀

于帥連寵賚敢期于帝渥精鏐參列戈帛肆頌分烟縷
于御鑪輟雪濤于官焙典加折俎眷重凝旒侈異數之
特優揆愚衷而曷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符乾造運
撫泰亨八柄獨操何止馭羣臣而四予一弓攸賜正須
待諸侯之有功敢謂孤蹤遽承嘉惠臣敢不望龍光而
下拜策駑力以前征言遠而禮有華獲覩周家之遣使
將行而辭曰贖式遵孟子之敬王

謝賜香茶 丁巳

融峯問戍甫臨假天之辰薰殿傳宣遽被芳甘之賜遠
揚思縟盡濯塵襟伏念臣日守邊藩歲叨上賚竊食甘
泉之祿屢玷邃清祝釐間館而居已安澹泊役奚堪再
命仍至三未能寬宵衣旰食之萬分頓沐較官焙御爐
之二妙珍奩奪目錫壤增光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施以
謙平明由離麗作新政治感神之德惟馨興起事功求
士之心如渴致頌嘉惠猥及微踪臣敢不拜手欽承撫
膺激烈春暉寸草敢忘造化之恩夜露瓣香誓竭涓埃

之報

謝賜夏藥丁巳

南服乃祝融之宅正屆炎曦上方取農帝之經恭承嘉
惠流恩所被濯熱以清伏念臣浸迫頽齡仍叨煩使汗
顏縮手曾無已試之方邊腹驚心曷弭未形之證扶憊
正虞于瘵曠衛生乃辱于珍良粲若寶奩光于錫壤茲
蓋恭遇皇帝陛下使臣以禮視民如傷謂天猶六子以
分司謹于擇牧以日在三庚而出令予以對時遂使衰

踪亦蒙異賚臣敢不鞠躬拜錫銘骨銜恩推廣君仁咸
樂薰風之解講求民瘼俾無暑雨之咨

謝賜臘藥丁巳

值歲之終方奉采薇之遺從天而下倏膺尚藥之啟拜
首對揚撫躬激烈伏念臣承流罔効投老載征自昔桂
林謂日具四時之候矧今榆塞又身當數處之風正須
芎藭去腹疾之憂敢問薏苡為身輕之計芝綸畫錫黍
谷春回燦珍劑之精良侈寶奩之光耀茲蓋恭遇皇帝

陛下遇下以禮躋世于仁以楚師多寒每示上恩之撫恤雖虞人不臘益嚴邊寄之蕃宣俯念遠臣亦叨嘉惠臣敢不勉支弱質思報洪休慚無已試之方曷瘳民瘼願察未形之證用弭客邪

廣南制置大使到任謝表

守相數月無補事功去桂十碁再膺委寄既循墻而因避恐分闌以弗勝祇服寵綏益增危懼竊以嶺嶠雖夙濱于南詔穹廬本遠隔于朔方馬援受任而征止于交

趾韋臯遣使以定僅以吐蕃不虞左腹之肆侵幾有剝
膚之過慮致勤睿美爰建閫謀雖合五筦創立于司存
非比三邊素諳于規畫欲紓上顧宜屬時髦如臣者徒
有孤忠實無他技封疆環轍老歲月于馳驅香火祝釐
分邱園之耕鑿蒙棄惟之未忍復受鉞以載征方與軍
民相安郡邑震其鄰而條告節以制而敢辭千里度關
旋俾問梅邊之役十連作牧且令兼竹使之權恍然猶
遼鶴之重來凜若類黔驢之盡竭江山如故風景則已

夔殊蠻徼相望事會難于逆覩哀庸如許稱塞謂何茲
蓋恭遇皇帝陛下明燭幾微德參高厚執一中而御有
萬儼存虞舜北辰之居謂四隅而備其三猶見周宣西
戎之釁以斯土去天之遙邈而微臣往日之嘗更遂沐
隆恩仍叨煩使臣敢不勉殫愚慮寅奉宸謨臣盡力不
知所云惟有厲始終之一節天若祚必無此事所期寬
宵旰于九重

兼廣西轉運使謝表

南鄙幹方命錫三而已忝西臺將漕職共二以奚堪偃
僂莫辭凌兢就次中謝睠五嶺素習承平之久視三邊
尤為轉餉之難有唐咸通備蠻則仰閩廣之舟而餽諸
海本朝皇祐平寇則資全永之米而取之湘粵從往時
已非易事況今當于匱急宜專付之英髦如臣者自揆
歉然政嗟衰甚攘臂負隅之虎或者笑之驚心跼水之
鳶何能為矣閔免分弓而尚懼裴回濡轡以曷勝顧瞻
司存竄異疇昔大計餅壘之俱罄短材鞭笏之奚施雪

粲千艘少失前籌之運烟炊萬竈將貽後爨之憂非藉
皇靈焉逃吏議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明參離照德正乾
剛披天下之圖運量整齊之神筭積湮中之粟修明備
禦之大經不以微踪已試而罔功爰俾隆委既分而復
合臣敢不勉扶疲薶思濟艱危恐二者不得兼致末路
將淪于胥失一甚其可再惟高穹俯監于孤忠

謝賜銀絹戊午

貢展春朝僅上華封之祝錫隆晝日條膺魏闕之儀九

頓祇承一忱激烈伏念臣猥共蟻戍幸際虹流念奔走
四方無毫釐之圖報而生成一意自絲縷以皆恩粗陳
藻澗之微羞乃辱楓宸之厚賚粲然實幣重以精鏹訖
觀聽于炎荒增光華于衰朽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仁周
四表運積千齡廣多士之招徠賢惟寶爾勤斯民之軫
恤寒者衣之俯念孤踪亦叨異數臣敢不厯洪戴德精
白承休遠民久之于袴襦願宣聖化微烟誓堅于金石
益厲臣忠

謝賜香茶戊午

幹方南服月逢夏五之流疏渥中宸日侈晝三之錫載
沾芳潤盡洗炎歊伏念臣分合投林老仍度嶺猶十年
猶有臭未能滌于邊氛泉一酌不易心徒飽諳于世味
微勞莫效嘉賚俯頒龍煤分賜于御爐鳳夸輟從于官
焙實奩于粲分闡增輝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運乾剛
明符離照惟精惟一淡兮得斯道之真克寬克仁薰以
解吾民之愠馭臣曰予布惠以時臣敢不拜手登承拊

躬激烈聽春雷之出地不知身在于炎州立夜露以箋
天願以心酌于洪造

謝賜夏藥

戊午

中權受任問癸水以重來上藥分珍對庚金而加賚詔
綸疏寵蕃服增光伏念臣屢試罔功一毫何補備左索
右弭之役詎辭四塞之馳驅當上霧下滄之時每慮三
軍之疾苦倏沾施濟頓滌蔚頓聚良劑于寶奩揚殊休
于錫壤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好生其德布忠以時方涼

殿風微靡倦晝漏接迺臣之講念炎暵天遠惟恐暑雨
形下民之咨俯軫哀膚亦頌蕃庶臣敢不鞠躬拜賜畢
力幹方推廣洪恩敢謂宜人之獨桂保全弱質不勝僕
后之其蘓

降詔撫諭謝表

四郊多壘風寒至迫于炎暵一札細書天意遠傳于溫
綽整襟三誦挾纊羣情中謝眷惟南邦迴隔朔漠自昔
馬牛風之不及未聞南北轍之交通由匈奴右臂之弗

支致明夷左腹之相逼凡中外幾年之議論類以為疑
視西北三邊之規模略無可恃賴宸謨之奮發勤王旅
以捍防狡焉其謀突如而入率渠魁而虜至雜蠻蠻以
蟻趨幸而將一乃心士百其勇雖非止一月之頃戎捷
屢聞然已涉七旬之餘苗征未格以宵旰之懷猶切則
春秋之責何逃臣浸迫頽齡復膺隆委龍鍾度嶺嗟再
鼓之已衰鴛鉞來邊猶十駕之弗舍曾衣衲之未補倏
毡罽之遽侵適當周雅雨雪之時矧在漢師霧潦之境

未遂疆陲之解戍正深疾痛之疚心成訓星馳歡聲雷
動恭惟皇帝陛下聖明御極神武折衝萬里而見河西
莫不仰帝王之度一飯弗忘鉅鹿茲其勉士卒之勞言
曰大哉恩至渥也臣敢不布宣睿旨勉諭戎行以敵遺
君父之憂秋切曠療之自訟下詔致武夫之感可占寇
難之將平

賜香茶謝表 己未

分牧炎方滄蓬泮渙傳宣涼殿特賜甘芳荷聖渥之優

隆撫孤踪而寵耀伏念臣重來頌嶠愈迫崦嵫值黃
楊正苦病魔之荏苒瘴癘青草且虞氛祲之鬱蒸敢期
黼宸之軫憐乃辱寶奩之頒賚輟雪濤于官焙分烟縷
于御爐宸綉遠揚塵襟頓濯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離明
其照乾施以時德懋馨香措邦家于底乂心游淡泊與
造物以同流俯恤微臣亦叨殊賜臣敢不登嘉下拜感
激中藏凡一飲之間頂踵敢忘于恩意茲三薰其敬悃
悃莫既于謝私

開慶改元賀表

三紀開端昭示作新之政一元敷號幸承創守之規綸
旨誕頒綿區胥懌恭以開寶肇基之始慶歷繼體之時
王師出命而六合為家聖德作歌而羣臣在位允矣後
人之啟佑斯其前列之纂承爰襲嘉名用更大化恭惟
皇帝陛下道符常久德協乾剛時又惟天生聰明運量
與天而同大善治則日來福祿照臨如日之方中宣二
祖之重光申萬千之休命宴紫雲樓而及撫養方茲繩

武以戒藩侯開天章閣以責太平亦且式訓而延近輔
于斯有取其永無疆臣戍遠嶠以縻身望明廷而拜手
過周歷之七百愈茂本支率禹服之五千同遵正朔

賀牋

乾元更始幸垂萬世之基坤載承休用叶一人之慶播
宣所暨舞蹈攸同恭惟皇后殿下儷日齊明與天同久
戒昭彤管輔三紀之中興德並璪旒謹萬幾之內助肇
新美號益暢徽音臣護戍炎荒逢時嘉會雲山五嶺奉

行方春寬大之書風化二南欣見中夏升平之治

景定改元賀表

鴻圖肇祚將啟佑于後人鳳曆更元爰纂承于前烈星
馳渙令風動坤維若稽藝祖之紀庚申遠過成周之歷
丁巳屬時改歲與昔同符當三百年熙運之回衍億萬
載丕基之永式符天意乃授民時恭惟皇帝陛下堯舜
同心禹湯責已變則通通則久撫斯世之艱難靜而定
定而安措庶邦于寧敕自今以始又日而新臣邈守遐

陬甫聆盛典二月初吉率癯老以聽詔書萬里同文俾
遐馭之奉正朔

賀賤

歲在庚申六見開基之歷日維甲乙肆頒改紀之書慶
溢宮闈歡騰區宇恭惟皇后殿下補天立極儷日並明
國之本在家每畫相成之道上以風化下尤嚴正始之
規迺景福于無疆保定功于有永鳳編亦舊鴻祉彌新
臣邈守桂藩遥瞻椒掖渙汗其大號已親際于休期坤

元曰資生願共觀于善治

己未春病謝賜雄烏參附鍾乳陽起石

身嬰宿瘴幾貽綿悞之憂慮軫宸衷時遣珍良之賜隆
恩遠被生意倏回伏念臣寢入衰年適當災數風霜早
歷已嗟老馬之力疲潦霧重來常恐跼焉之困墮果乖
調攝驟染恫瘼積憂踰歲之使然曠職兼旬之凜甚政
茲危懼乃辱篚頒輟藥石于上方蘓菲葑于下體茲蓋
恭遇皇帝陛下仁周萬物德並兩儀勞問遣書謂充國

嘗蒙于漢帝傳宣賜劑必李勣克稱于唐宗顧臣何人
親逢此典臣鞠躬拜祝浹髓皆恩方病在腹心殆匪養
疴之所惟禮優體貌尚祈寬疾之休

謝賜臘藥表

戊午

五嶺冬深正報戎徽之亟九重天近又叨尚藥之頒惟
疾之憂所施者博伏念臣重來煙瘴再值風寒夷左腹
之憑陵幾同危證趙右肩之保固愧乏良方當雪霜暴
露之餘辱雲漢昭回之賜分之珍劑藉以寶奩回生意

于折膠沸歡聲于扶纊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使臣以禮
濟衆惟仁雖捷上婁煩每念漢軍之墮指有功同英國
更優唐帝之剪鬚自顧衰踪豈勝嘉惠臣敢不對揚躋
壽推廣衛生不惟護六尺之軀曷安大勢何以起一方
之病願易上醫

子被凶人誣告蒙恩免遠行謝表

臣今月初七日準省劄以臣奏乞將男杓更與追官免
為化州之行正月初五日奉御筆云云臣竊以凶人陷

小子于惡無地祈哀聖君與上帝同心自天終覆奏函
朝上宸旨夕頒荷大造之生全撫愚衷而感泣伏念臣
雖無能解素畏官箴自曾高以來忝傳世祿凡父子而
處敢昧義方本忠孝以相承豈禮法之敢越祇由寡慮
不善知人出虎兕于柙而飽且噬人延蛇虺于庭而毒
貽厥子不謂十年之恩義乃成一旦之仇讎若如其誣
罔之辭將不免誅戮之禍高高在上昭鑒實臨冥冥之
中明神可質蒙聖恩之寬大僅薄罰以保全遠別生離

難逃行役老軀久病謂必殞先王忍死以哀鳴果好生而從欲遂免四千里崎嶇之苦盡歸九重天溥博之仁家門幾覆而僅存骨肉將散而復合此再生之恩也蓋九死以報之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澤洽垓垓春育動植匪怒伊教風雨霜露以皆恩至公無私天地日月之合德曲盡君臣之義常存父母之心遂使愚男終蒙聖宥臣敢不闔門戴德息交絕遊結草銜環報宸恩之無所臥薪嘗膽冀天理之自明

謝賜銀絹

辛酉

嵩嶽三呼貢僅春朝之展邱園一介錫叨晝日之榮服
命優隆拊躬激烈伏念臣至為庸品幸際昌辰奔走諸
邊無毫釐之圖報生成大造自絲縷以皆恩甫諧野處
之歸僭效封人之祝敢期眷渥乃有匪頒粲然綵帛
之華重以精繅之腆龍光俯逮愚分曷勝茲蓋恭遇皇
帝陛下明照百官光被四表臣欽民乂衣在笥而弗及
私遠格邇安寶惟賢而不貴物鼎來嘉惠賁及陳人臣

敢不精白承休厖洪戴德蓋帷未棄祗君賜以敢忘金
石不渝願臣忠之益勵

可齋續藁後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續藁後卷二

宋 李曾伯 撰

啟

宣閩謝王尚書

天顧西陲跨二長而圖任地連南紀錫三命以來宣既
陞之書殿之華且賜以儒科之寵循墻弗獲及境惟共
睠西土厥惟艱哉至今日其壞極矣吏貪而俗誕民困
而兵驕豺虎薦食幾無子遺蠶鳧魚爛不可藥救古人

如孔明叔子且難二境之兼征中興如魏國雍公是亦
百年之僅見何能為役而有此行顧如某之踈庸歷盡
平生之艱險滿頭霜雪誰憐江海之畸人舉目風煙幾
類邊疆之老校屢請掛冠而靡遂復令賜履以于藩雖
鄉鄰之鬪方殷適多掣肘豈費胡之留敢後實匪愛身
可以止則止焉謂之進則進矣歷數三十年之當閫覆
轍相望具懷八千里之去家虛舟焉往起此痿痺不仁
之證決非矍鑠是翁之能靖言思之孰主張是此蓋某

官廟堂人物道學主盟典禮而作秩宗自厥玉旒之深
睽宅揆而熙帝載將登金鉉以顯庸眷言畫斧之封圻
每贊披圖之規略過加提獎俾備奔趨蜀父老聞相如
之來政恐孤于羣望漢公卿主管平之計庶克濟于後

圖

謝都司

嗟蜀道難值邊聲之交亟領荊州衆奉上帝命以來宣既
陞書殿之華且錫儒科之寵控辭弗獲祇役惟虔若時

旰憂莫急西事昔在蠶鳧耕桑之壤莽為戎馬荆棘之墟大川將潰而捧土莫支沉疴未甦豈七劑可起必得中興虞張之碩望始稱于蕃雖使古人羊葛之復生亦難兼任顧惟某何等繆庸足跡所之殆不離乎疆場頭顱如許祇宜老于山林未容掛神武之冠乃復賜齊封之履駢蕃三錫聯合二長前驅久戒于問津後顧適牽于掣肘敬共王事豈其效賈胡之留越在戎行敢不救鄉鄰之困行止非能于自必利鈍何可以逆知固非萌舞

而弗下之鷗心惟恐類盡而猶求之馬力孰為之地所
恃者天茲蓋伏遇某官子雲岷峨之英元崇廊廟之器
河山風景每憐鄉國之顛危惟幄謀謨獨豫朝廷之處
置曲加九鼎俾整重坤致疊冒于寵榮顧曷勝于委寄
鞠躬盡瘁未知骸骨之歸疆本折衝祇賴精神之聚

解荆閬印謝三府

白髮戍邊復分弓于蜀道青油命閬幸上印于荊州覽
朝家一面之憂釋疆場五年之寄轉旋機妙埽北德深

伏念某自揣庸人浮膺煩使以老當知止每嗟暮氣之衰雖事靡辭難何有秋毫之補足跡幾徧更于淮楚夢魂寧復到于岷峨當猛虎之負嵎不圖貽馮婦之笑對飛鳶之墮水豈料作賈胡之留然而跨有特孔明之空言喻慶乃營平之難事二千里相去中權幾類于擁虛七八月于茲後務每虞于曠責正請齊邱之代倏聆晉帥之謀雖未能掛神武之衣冠且幸獲更臨淮之麾幟擔減頰肩之半蚊力頓輕鼎調黃耳之三鴻恩至重茲

蓋恭遇其官股肱社稷掌握乾坤應四方事會於戶庭
納一世人材於鑪鞴念蜀當戰象之難既易地以皆然
謂荆處常蛇之中非得人而不可一新所付兩得其宜
遂令負乘之小夫獲追簡書之大戾此四序之相為更
迭豈敢忘生生化之功猶一元之不可測窺庸更異
至至終終之造

賀董參政

翰筆

光奉宸章兼行相事用分日輪知之舊典將以有為正

代天理物之大權亟其爰立當此世運艱難之會正須
儒真調一之功華夷聳然宗社幸甚恭惟某官六經粹
學三代全材富北范西備歷藩翰四方之事旦左奭右
夙推樞機兩地之儲自端委於思巖已熟諳於當局茲
專省務式副民瞻朕太平必斯人固帝衷之素定相中
國戒生事薄海內以何憂凡百垂紳同一舉笏其身靡
萬里目睇三階今依獨有之天可上更生之地在大造
執四時之信何待祈憐與羣生罔一氣之鈞豈惟私賀

其為忻抃未既敷宣

賀程樞密輪筆

寵被宸章兼行省務用薛呂輪知之典豈容宰席之久
虛聽文富並拜之除將見制麻之立播當此世運艱難
之會正須儒真調一之功華夷聳然宗社幸甚恭惟某
官天民先覺王佐大才勁氣正聲久動嚴疑之聽善謀
能斷素推鼎鼐之方自晉渥于洪樞益具瞻于維石暫
焉分日展也格天仲尼為東周乎豈但攝行于魯政司

馬相中國矣自應相戒于遠人願與垂紳同舉賀笏某
身縻萬里目睇三階尚茲處蜀道之贅疣久矣丐首邱
之骸骨聞快活條貫已頓紓曠敗之憂作靠實規模幸
亟議變通之策

謝尤內翰四六劄

班陞月殿僂倭敢辭恩錫天墀丁寧有詔服王綸之温
潤知儒匠之發揮恭惟某官善藪津梁斯文山斗爵德
齒一乃本朝文富其人才學識三在西都班馬之上從

容視草密邇位槐誦敬輿之詔書雖武夫亦為之動感
備古靈之薦藁凡名士盡出于搜羅爰啟前旒俯矜舊
履飾塵踪于袞字傳宸意于絺章侈有龍光倍增駕價
某蒙休厚甚揆已慙然嘆玉關人之曷歸惟祈反汗修
金坡仙之故事敢廢濡毫

謝程中書

書殿升班正上循墻之請詞垣敷命忽承置驛之傳榮
擣藻之發揮凜負芒之悚惕恭惟某官世之砥柱學者

泰山正色立朝爭誦元和之諫紙雄文偉國悚觀建武
之詔書贊聖學之就將罄嘉謀之獻納持筆端華袞之
字豈片言輕予以品題揭胸中金鏡之明無一士不歸
于裁鑿屬時視草指日位槐龍光布于十行駕價增于
三倍某誦言溫潤揆已僥盈嘆玉闕人之曷歸惟祈反
汗修紫薇郎之故事敢廢濡毫

謝牟中書

命而偃命而倭載騰控免之章言如絲言如綸兩被弗

俞之詔對宸恩之瀉奕知匠手之發揮恭惟某官沂泗
正宗岷峨間氣孟子敬王之學陳善閉邪昌黎貫道之
文涵今茹古議論動觀乎國體精忠自結乎主知方茲
兼唐兩制以黼藻皇猷作宋一經以潤色國典公春秋
之褒貶贊日月之緝熙將儀廟堂以福區宇慨念蜀證
艱危之急寧忘越吟繾綣之思借箸前籌慮無遺策封
囊上奏言靡隱情屬當晉元帥之共謀豈無漢大夫之
可使取諸鄰而付畀進其職以旬宣想風采於四方極

明白洞達之意傳天語於一札皆丁寧勉勵之辭侈有
龍光倍增駑價某技殫弩末步凜竿頭為公計固不遑
私謀受虛名惟恐致實患誦言渙發拊己震驚反汗是
祈願借衷言於翠幄濡毫不腆敢修故事於金鑿

謝直院

歷年請老薦以疏祈細札成文本之報可服王言之深
潤知儒匠之發揮恭惟某官東壁寒芒西眉巨擘攬轡
而澄天下以風力稱結綬而登王畿皆文字選講厦贊

緝熙之益封囊披剗切之忠方茲彌綸國典作宋一經
黼藻皇猷兼唐兩制布詔令而山東武夫之皆感承顧
問而西河羌狀之具知爰念岷峨詎忘鄉國猶以分弓
而在是靡容納履而去之傳睿意于琚詞飾塵踪于袞
字龍光所被駕價有加某三復絲綸一忱銘鏤第念蚕
鳧之瘡痍既極乃若犬馬之筋力已殫供億豈宜愈增
驅馳正亦何補彼言議臣每弗詳于利害為軍國計可
不亟于變通以用蜀則諳練者足專以借荆則更新之

宜一遲回久此踈敗必然盍造膝以密陳俾乞骸之早
遂至如異獎式重厚顏是雖玉關老之尚留敢廢金坡
仙之故事禮云折俎姑羞南澗之蘋辭曰濡毫敬謝北
門之草

謝蒲制使賀生朝

揆余初度嗟苦李之誰憐作此好歌喜僊蒲之俾壽發
清商而一唱拊弱羽以載榮恭惟某官周福祿卿晉詩
書帥分弓賦政回瀾以障川流橫槩成吟持酒而聽水

調屈臨十乘加賁六弧俯矜絳縣老之紀年高出巴里
人之屬和芙蓉初發賸傳樂府之新聲松柏後凋當屬
明堂之遠器某深慚綿薄曷稱袞華香山五十八而歸
問尊鱸而決矣崆峒千二百之祝俟萸菊以酌之萬感
奚殫七襄莫報

謝程都大賀生朝

對長庚之夜月嗟此頽齡播明道之春風發為佳詠侈
鹿鳴之三拜華熊夢之載生恭惟某官卿掌名流峨眉

巨擘君遣使以禮夙推條教之精明子與人而歌盡出
文章之典雅屈臨絲轡加賁桑弧矜倦羽之衰遲引清
商而激越和音三嘆北風寬占晉之憂元老一來東海
副歸周之望某自慚綿薄曷副袞褒懷香山五十八之
歸不日問邱樊而佚我上崆峒千二百之祝指期頌松
柏以報公銜戢惟深鋪荼曷既

賀程丞相

宸廷播告揆席奮庸更調琴瑟之弦一新羣聽獨運化

鈞之筆允屬鉅儒開熙代之清平翼皇基之鞏固慶關
宗社喜動華夷恭惟某官斯文主盟有國氣脉自接禁
塗之武即勤岩石之瞻開天章閣以疇咨上意以太平
而責望坐政事堂而弼亮公材足宏濟于時艱既共推
慶歷之車且輪知開寶之印屬當黼扆妙東環旒汝知
名誰耶曰琳與愿吾之相定矣非成則璜聳聆宣置右
之麻莫不舉在廷之笏此關世運式副衆心自茲延平
津之閣以登賢豈但減黎幹之騶而化俗命一傳而遼

人邊隙必且相戒言一出而東南民力其亦可寬水旱盜賊弭而不待聞山川鬼神寧而靡不順以杜羣枉以釐百工昭令聞于無前垂景光于有永其幸當晚節親見明時方茲一邱耕鑿之苟安無復萬里闕河之入夢一聞除目百倍懽悰燕雀賀厦屋之成庶無凌震禽鳥雖山林之適猶在生全

賀丁丞相

宸廷播告揆席登庸利社稷安國家夙負上宰弼諧之

望理陰陽撫夷夏隨收真儒康濟之功並總鈞樞屹隆
柱石當謂世有救時之相出于天生命代之材文饒用
而宮中以得雨稱君實拜而邊人以生事戒氣形之和
而天地斯應聲色不動而海宇自安豈常人之智所可
為惟聖主之明後能任恭惟某官堪輿間氣廊廟真才
學孔顏志伊周術業六經之攸出君堯舜身夔高勛庸
千載之自期力量足以整頓乾坤精神足以動搖山嶽
敬持主一道贊能羣自見于青蒲白簡之討論已隱若

黃閣紫樞之運量得君如彼上將望于太平舍我其誰
天宜降之重任肆由政路徑踐台司甫頒九陞之贊書
旋動三階之喜色雲霓久徯宵旰方勤偉哉作霖之工
夢符帝賚迅其聞風之頃捷奏王師機緘之叶應若茲
鼎軸之奠安可卜人心翕定國步何虞自今三時調玉
燭之和四海壯金甌之固總衆職稱上意未誇輔漢之
中興有一德享天心罔俾佐司之專美某身縻烟瘴目
睇霄躔蚊蟲方懼于負山燕雀載欣于賀厦洪鈞塊圮

末路依歸盡瘁鞠躬惟有竭邊方之餘力發蹤指示但
知奉相國之廟謨引領庶幾曲踊三百

賀林參政

晉貳機庭豫參國論總五兵而端本密陪籌幄之親贊
化育以調元兼陟政塗之峻三階炳煥九廟奠安恭惟
某官胸着千年眼高四海毫端藻粉煥潤色于皇猷肘
後芝苓滋延洪之國脉密勿璪旒之妙簡便蕃玉詔之
親除徧議清切之司備罄忠嘉之益承明之廬勞待從

之事並上履聲廣廈之下考仁聖之風仍重毡席正君
德于日就月將之際挽士心于波頽瀾倒之餘天子必
有四鄰果躋近列公輔間于兩社翊贊神謨當內治外
治交急之秋乃文事武事並用之日錫三綸綍共二樞
機帝夢協符岩雨隨蘓于早歲皇靈丕暢旄星頓掃于
邊州九重寬宵旰之憂一旦慶風雲之會如身之使臂
指良由脉絡之相孚元首之有股肱共喜精神之胥契
既調璇極必啟金甌平輕重于一舟丕展濟川之略寄

安危于八柱迄成支厦之功以福華夷以壽社稷其竦
聞成命喜激懦衷風雨隔九天敢作天上故人之夢雲
山兼五嶺但馳頰南驛使之書尺楮荒踈寸襟搖曳

賀朱樞密

擢從諫長晉陟機庭如身之護風寒方藉惟幄精神之
運若旱而作霖雨頓新鈞陶造化之功文明殿之陞華
政事堂之增重用儒之度不謀同辭恭惟某官經國竝
材康時妙畧烏棲于柏夙開御史府之祥蟬集其冠舊

著中書令之識宜生間氣遠邁前方風鵬運海以高騫
朝鳳鳴陽而特出遄登臺要浸結寧知白簡橫陳彈擊
風霜之凜烈翠幃勸講緝熙日月之光明既揚攀檻之
威尋趣上坡之武納君當道歷陳格心數百奏之言進
德尊朝爰立執政二三臣之列屬時機之交急勤盱食
以疇咨觀大勢如救棋然着着豈容于或誤必諸賢若
推車比言言惟主于可行庶幾同寅而協恭斯可運籌
而制勝何患國威之不振奚憂天意之不回璇極既調

金甌必啟方來富貴面槐即正于三公不朽勲名汗竹
相期于千載其聳吟紫綉倍激丹衷格五嶺之瘴烟誰
念鳶飛之跼水溯九臯之斗極願言鴻播之回春

賀馬制置開荆閩

穆卜剛辰宏開制閩位隆近弼總使名四大以身兼權
重上流合地勢二長而掌運號令百城之聳聽威攘之
交亟謂過滅頂淪胥而莫支所賴國威僅逃吏議言念
四五載上東還之請至此而弗止奚為歷思三十年任

西戎之人其間之克終者鮮幸蒙鴻造沆返蝸廬雖弊
惟未忍遽捐然鈔刀豈堪再割訪合沙之福地曷敢望
茲作天目之散人不翅足矣凡茲僥倖盡出作戚茲盖
恭遇某官學者斗山國之柱石用分日輪知之舊典偉
相事之兼行乘代天理物之大權知上心之允屬拯世
運艱難之會恢儒真調一之功當泰卦九二馮河之初方
賴包荒以長君子之道于幽風七月流火之際乃蒙序
情以憫征夫之歸靖言思之更生賜也某邈居沮洳阻

謝欽翹為太平章民自此屏山林而投老作中興名相
尚當精香火以祝公

帥嶺謝程丞相

巖廊科瑣載恢四國之遠猷嶺嶠蕃宣俾踵十年之故
步佩一陶之至渥伸再倭以靡容祇服寵綏感深激烈
眷五筦素不知于兵革視三陟則大異于規撫自憂中
國再駭道之通浸類南海馬牛風之及致勤廟筭乃創
閩謀倣諸皇祐平寇爰置于使名實自建炎渡江未有

之邊備欲寬天顧宜屬時髦如某者病骨曷支暮氣已
墮封疆奔走蟻旋磨以弗休邱壑來歸猿投林之不密
甫息肩于吳下隨受任于湘中日月幾何江濤如此忽
俾披髮效鄉鄰之義方慚攘臂聲萬里之震揚凡屬見
聞罔不慶快恭惟某官三代人物四海吏師盤錯事機
以禮樂詩書而酬應縱橫武庫皆仁義忠信之發揮勤
勞一節之精忠密勿九重之眷注治內治外足食足兵
堅定力于岱嵩暢皇靈于河洛問偉人于江左固賴夷

吾謀重寄于荊州誰為叔子將求代遜無以易堯茲付
之關中管鑰之司併授以天下版圖之半爰陞珠殿以
重玉垣旂旄千乘之星臨營壘三軍之雷動慷慨出師
之表皦日其如磊落籌邊之圖平時素諳自此開忱心
以集衆益昭大義以檄中原國勢屹然天顧寬矣獵狝
孔熾我是用急姑煩戎纛之旬宣徐方既平王曰邁歸
即輅命珪之趣覲某投林不密度頰重來方當風鱣之
心驚猶記雪鴻之爪在禍牙豔報賀厦馳情豈徒免陳

跡之簸糠抑且竊餘輝而分績戰河南戰河北祇嗟值
斯世之孔艱主陝西主陝東所願同一心而共獎

辭閩帥得祠謝程參政

萬里遙歸寧復驅馳之夢九重從欲遂酬閑適之私既
仍祕殿之除且被真祠之奉恩深橐籥感極輪囷伏念
某子立孤踪多竒薄分自成淮于昔粗知慷慨于事功
速度頗以還浸覺消磨于憂患累載周南之滯屬時蜀
道之難披荆棘之莽蒼甫城廢址犯風濤之洶湧復蹈

危機有識寒心旁列掣肘當乎入腹搶貽馮婦之譏千
里度關詎敢辭于王事十連建閫乃復付之郡章是猶
微蟲使負于邱山豈以老馬嘗更于岐路顧瞻茲土豈
異往時甲兵錢穀之朽如城郭人民之愴甚新戍之薇
雖賦固所驚心舊栽之桃已空何堪舉目不主張是孰
扶持之茲蓋恭遇某官命廟堂總衆職以稱上意謂南
脉創生于局面而孤踪備歷于邊頭遂被選掄游膺委
寄某敢不恪共夙夜勉竭涓埃嗟定遠已衰未必有王

關生入之望惟弱翁是主不徒為金城馳至之圖

謝朱大諫

中朝經遠合五筦以專征外服効勞越十暮而再命既
循墻而罔避知推轂之有歸祇役云初奏緘敢後瞻言
南土素隅朔方自敵人幹腹之謀傳而當宁焦心之慮
切穹廬千萬里真難測于事情措紳二十年不過付之
議論致勤廟筭爰創閫謀始倣紹興將取忠定在潭而
兼制繼稽皇祐卒同武襄平廣之有行其如非材曷稱

此選伏念某頭顱已老筋力盡衰不願酒泉入玉關甫
幸一聞之適我思桂林從湘水自知再出之非嗟哉蟻
旋磨以奚之岌甚鼈度橋而可數國恩至渥君命難辭
士衡之柳雖存召伯之棠何有強顏至止甲兵錢穀之
何如舉目愴然城郭人民之若此敢憚身復衝于煙瘴
祇虞手莫障于風濤匪覆幬之孰主張是茲蓋恭遇某
官斯文砥柱善類津梁今之世舍孟其誰哉天將降之
大任古之臣如黯近之矣上素東于深知憂時若飢求

士如渴凡局面一新于位置皆坡頭密贊于圖回茲玷
選掄若為稱塞備南詔寬湖廣必蒙宏論之發明制西
事在朝廷尤待大權之運量

兼漕謝丁丞相

南服幹方一其可再西陲轉餉二者得兼控辭莫遂于
回天簡擢實繇于造命伏念某屢更藩屏何補涓埃崦
嵒之景漸斜鬢華如許邯鄲之步重間足力已疲方當
鳧鷖通道之是虞正恐螽蟥負山之弗稱若時漢漕仰

給秦渠舳艫寸寸銜尾而前營壘磬磬張頤以待猶叔
子始至糧幾無百日之儲縱營平留屯兵豈能期月而
罷以如斯之匱急宜專屬之英髦思誤洪鈞責叢小已
負且乘祗不勝致寇之慮釜與庾但惟知請益之歸非
藉主盟曷堪委寄恭惟某官濟時上宰經世真儒國家
刑政之明未雨常周于牖戶甲兵錢穀之問無日不至
于廟堂一新造化之精神兩盡邊關之講畫致令衰薈
猥被驅馳思葛亮之盡力鞠躬幾尤難于斜谷類鄼侯

之發蹤指示庶可給于關中

回太平州牟侍郎

護成西陲固功宜黜乞身東里有詔許歸藉鍾呂之昌
言釋邱山之重負未皇謝積先辱慶函恭惟某官洙泗
的傳岷峨間氣文章典雅歐陽韓子之材名學問精深
君實景仁之流革孤忠致主正色立朝非堯舜則不陳
以稷契而自許朝夕獻納無非社稷之謀日月就將參
贊帝王之學躋甚漢一經之述作粲然唐兩制之彌綸

厭承明廬公雖勞侍從之事守淮陽郡士皆望禁闈之
留暫焉訪南豫之兩眉屹若壯中流之一柱香凝道院
細尋盤洲文字之盟指授蒙衝要繼雍國功名之樣行
且任鼎軸廟堂之寄不忘懷坤維鄉國之思始焉以父
老之諭而遣之行且每于公卿之議而謂其是風舟僅
濟雲廈焉依茲叨弗俟駕之行不至如歌器之墜今而
免矣公實主之某衰朽如斯歸休已晚雖聖恩之易地
未忍棄之然愚分之踰涯欲何為者自此耕鑿將終于

一登豈有夢想敢至于三山慶獎有加感慚無極顧視此目中之敵愧退無肘後之方惟保蜀所以存吳非資吳不能救蜀權宜歸一謀戒孔多雖穎事不當言而晉憂其能已代朔方新營壘喜今得光弼其人制西事在朝廷此則惟希文是望

回嘉興謝大監

不俟駕有命茲焉遂小子之歸與願受屨為氓將以事大夫之賢者未皇通敬首辱貽緘佩盛德之隆謙拊微

衷而增愧恭惟其官雁蕩赤城之間氣鳳池黃閣之芳
猷文章足致身非假漢鄧馬之世閑功業皆餘事固傳
晉元石之家聲剽繁治劇牛解刃游騰茂蜚英馬輕車
熟眷倚益深于旒冕風采想見于搢紳出而課最雙旌
入則躋班二監上念股肱郡簡求慈惠之師公以肺腑
親兼寓清華之直去尺五天之不遠豈文二組以久淹
期年之借寇君此固邦人之願五月而報齊政便當王
所之歸佇冠橐班以光槐鼎某孤踪矍鑠萬里馳驅屢

伸納履之新忽玷予環之寵幸甚釋蛟山而逃曠責自
茲老狐叩以終餘年有以庇之是所望者聽麥岐桑枝
之頌喜盈耳之洋洋奉薤本水盂以從願傾心之翼翼

回蕭總領生日

白母夢庚觀我生而曷企鄴侯稟昂俾爾壽以宜昌微
忱久闕于瓣香新製乃貽于機錦榮踰縑藉感極輪囷
恭惟某官玉尺端方冰壺瑩徹思人愛樹異時南國之
召公袖手觀棊今代東山之安石將曳履趣星辰之步

姑揮毫成玉露之章禮重篚箱厚甚雙魚之惠我音諧
宮羽宛若孤鶴之掠予某當平頭六十之年復行脚數
千之役方嗟劬瘁曷稱褒嘉誦陽春寡和之詞所愧瓊
瑤之莫報堅歲寒後凋之操相期金石之不渝

回安制置生日

當香山六十之年揆予初度喚蜀道八千之夢遺我好
詞荷繅藉之意勤知輪困之感極恭惟某官東山聲望
西土典型肖中小范之甲兵膽寒關陝筆底大蘇之翰

墨名壓岷峨廣騷行訪於澧蘭得句俯矜於湘菊愛忘
其醜譽過乎情某方劬瘁之興嗟豈褒嘉之克稱林泉
有約豈復為水北之山人金石論盟何敢負河東之父
友

回江東李倉生日

六十平頭猶作江湖之倦客三萬挿架俯矜於家世之陳
人賁弱質之朽枯煥新章之縑藉恭惟某官公槐奕葉
仙李盤根懷平泉一花木之盟不忘故國對秋浦九芙蓉

蓉之勝坐護長江猶希文加惠於吳宗以明允實聯於
蜀譜愛忘其醜譽過乎情某方劬瘁之興嗟豈褒嘉之
克稱陽春寡和愧無報語之瓊瑤歲寒後凋願結交情
於金石

賀蔡同知除參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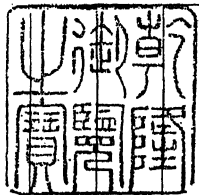
渙奉恩綸晉陪宰席輪知中書之印既藉猷為贊調更
化之絃允資忠力國論扶持之是賴皇圖平治之有開
鼎軸攸基麻綸嗣播某幸當晚節獲睹明時聳聆除目

之一傳何啻歡悰之百倍園身厦屋無從笏賀之奔趨
投老邱樊但切擊壤而鼓舞

賀張尚書除僉樞

升華書殿晉位幾庭五材誰能去兵况值修攘之會兩
社間以為輔允資弼亮之忠漢當更化之方新魯用真
儒而何幸精神會聚道德安疆恭惟贊慶之至某幸當
晚節獲睹明時欣聆相業之有開知與與人而胥扶國
家間暇願觀道洽政治而后協心田里便安所謂時和

歲豐而通受賜



可齋續彙後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可齋續蒙後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謄錄舉人臣蔣傳馨

欽定四庫全書卷

可齋續藁後卷三

宋 李曾伯 撰

奏申

辭免新除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

臣六月二十四日準遞到御前金字牌八面內侍省皮匣御寶實封降下尚書省劄子一道六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李某除資政殿學士職任仍舊可節制四川邊面特與依執政恩數臣竦聞渙渥倍切震驚臣竊以

陞華書殿視秩政塗中朝所以待近弼之儀申命戒行
兼制邊面南渡所以用重臣之意如臣無似揆力已窮
方當五疏丐休之餘忽被一札遷褒之寵服君恩之至
厚顧時事以敢辭第惟一介臣之枝分量不可過盈四
封外之任司存不可踰越矧其孤立本乏才能經營襄
郢猶新復未蘓應接已夔比循規覓異正支吾之弗逮
豈負荷之可忝間者輒及鄰憂實關國事特以瞿滌戶
門之相倚敢云岷嶓脉絡之與聞遽爾委之詎無議者

茲天寵便蕃而並命繫人心觀感之一機自揅弗暇顧
復侵官欲罷不能乃令進職不特犯弟子與尸之戒抑
且負小人乘器之譏用瀝由衷仰祈垂聽伏望皇帝陛
下曲回聖造宣諭輔臣如未容舊職之控辭且乞賜新
除之寢免倘為鄰助別付時才庶允穆於僉言亦退安
於愚分

第二次辭免

臣昨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職任仍舊可節制四川邊

面特與依執政恩數嘗具辭免今月十五日詔書不允
臣祇承聖訓交惕愚衷竊惟朝廷圖任邊方貴量能而
授人臣出任國事不量力則危必其智畧可副于倚毗
不待恩數曲示于優假臣自知庸老累有懇祈茲正當
三宜休之時豈應在五不韙之戒躡陞其秩兼制諸鄰
嘗偃樓以備陳肆丁寧之益至上恩如此臣忍負之第
臣去留之際蹤跡正不自安辭受之間觀聽尤所咸屬
厯階而上實弗容冒寵越境之寄則不敢固辭蓋已條

奏事宜拱聽處分猶恐兵難于踰度有知識者之共憂
用瀝血誠荐瀆淵聽伏望皇帝陛下收回天渥軫念時
艱不必假臣以非所宜居之官所乞許臣以可以有為
之請謹當報國何敢愛身所有資政殿學士及執政恩
數決不敢祇受其節制四川邊面職事續降指揮下臣
即當消吉恭奉施行

辭免資政

照對臣閏六月二十一日準遞到御前金字牌八面內

侍省皮匣御寶實封降下尚書省劄子閏六月十二日
三省同奉御筆李某依舊資政殿學士除四川宣撫使
兼京湖制置大使一面措置戰守進司夔路又尚書省
劄子并勅一道奉御筆李某特賜同進士出身臣叨被
寵綏采增戰栗竊惟一月之內存辱九天之恩以若庸
愚奚所蒙稱伏念臣連歲之請所冀者求退而非欲求
進近日之奏所願者辭榮而不敢辭難正需處分之得
宜則欲祇承而暫制詎期再命而俾兼人十年迭當制

聞而復使之宣威三舉見黜禮闈而今叨于錫第且尚
仍于荆牧始進次于夔封寵數之極恩禮之隆委任之
專責望之切此時而有是命何說而可以違但臣考南
渡以來以荆蕪西土之事臣鼎雖除而中輟臣珙暫受
而即辭况今荆牖戶之尚虞蜀籬落之已壞垂危之證
有識共憂矧時論之所陳見人心之攸屬或乞輔弼大
臣之鎮蜀或須文武重望之帥荆以臣無能曷克兼領
雖孤忠之自勉揆大義即當行二境受敵如其有虞一

物不牢則將俱散在旁觀猶駭若顧徒手以奚之蓋事力可以使人名稱豈足以使人威武可以卻敵官職豈足以卻敵偃然受此謹謂斯何不惟已有徼取于上之嫌亦恐人有誘致而前之謂殞身違恤貽國之羞用盡露于肺膺敢再伸于偃僂伏望皇帝陛下察臣粗守于忠實念臣將蹈于艱危容臣穆卜剛辰奉行節制免臣疊勤君寵徒重人言將先來資政殿學士及今來四川宣撫使賜同進士出身恩數並與收回所有勅劄已寄

留制司激犒庫不敢祇受

第二次辭免

臣昨具奏辭免資政殿學士特與執政恩數及四川宣撫使并特賜同進士出身恩命今月初七日十二日連準詔書不允臣伏讀詔旨之及仰見睿眷之隆退惟么微豈應屢瀆第念捧土塞潰有識知其為難累棋致危旁觀實所共駭有如蜀患不待臣言朝廷假之以寵榮授之以委任陛下申之以訓諭期之以事功臣復異辭

可以引避但政路禮秩不可躡而升儒流科級不可竊而取以連歲之切于請老顧何勞而偃然叨榮至于宣威建官事體尤重軍民之所繫望鄰敵之所觀瞻不必遠稽先朝僭敢近舉前比臣竊見前制臣孟珙辭免奏疏當時以寧武之節而建宣閫亦俾兼京湖之任而進夔門珙之言曰遽令赤手以當壞爛空虛不可支持之地臣一身不足恤一家不足道宗廟社稷之計是因臣緘默而誤之何以逃天下萬世之責珙又曰今日事勢

非掾蜀不足以保吳非資吳不可以掾蜀若令臣奮空拳進司夔州決無可為之理所乞豫于兩淮揀選精兵三萬聽其調遣且乞湖南兼隸當珙時蜀未大壞荆未有襄郢諸城邊面也珙之不敢輕進猶如此臣以文吏豈敢望珙將畧珙以為難臣何敢慨然易之前所以不敢固避者以朝廷止令節制蜀邊時危衆憂匱勉酬應聖詔鼎至今乃必欲臣之祇拜恩榮進當閫任此則正犯珙戒委非臣能臣今以節制司行事已自踰旬若俾

進司夔門固不敢憚前途兵糧之給足後務區處之得人臣自當擇日前邁惟是宣威建官一節則既無孟珙所請之軍兵又無孟珙所料之錢物冒昧而往徒擁虛稱將來無以寬陛下之顧憂無以副西人之期望萬一事不如人意筆之史傳罪將誰歸是時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矣至于美名好爵足以榮身臣亦豈不願慕特以利害關係如此沐冠貽誚嗜屐取亡此又臣之所不敢也用是披瀝肝膽不避再三上瀆淵聽伏望聖慈憐

臣平生艱難之跡察臣今日懇切之悰寬臣以所可為
不必強臣以所不敢容臣與蜀閩協力備禦隨機應接
畢此冬防之後檢舉三年以來累乞休致狀放令歸死
牖下所有恩數臣未敢祇受

第三次辭免

臣近在旬日之內屢被詔書之頒錫以睿獎之華勉之
戎事之役君恩至渥臣子敢辭第惟一介庸陋實無能
解之可稱三命寵綏俱非分量之當受敢輒忘其凌犯

用別白以控祈竊惟公朝惠念閫臣歲加遷擢以循序而升則可若躡等而進則踰茲以遠臣驟視近弼况俾聞于西路未有副于上心先榮其身而勿辭後敗乃事以吳贖此資政殿學士執政恩數之所以不敢受也至于宣威建閫事任不輕自敵壘近境以肆侵而蜀視比年而益壞圖惟其實當共扶持侈大其名徒耗用度况已行節制之事見此辦進司之裝不量力以承將掣肘是懼非特荊州委畀之未有亦恐渝閫牽制而難為此

四川宣撫使之所以不敢受也又若科名之賜雖寵然
由場屋而得則宜文字弗靈久已絕望賞功而予祇亦
取羞况朝廷每以假於人蓋為任子不可居之選今焉
藩翰之職初無流品之拘果乘時徼榮恐貽誚有識此
特賜同進士出身之所以不敢受也疊是三者臣皆出
肺肝之真非飾情貌之偽敢恃千一之遇用罄再四之
陳伏望聖慈曲回淵鑑特賜盡收于恩命俾令勉效于
事功俟畢防冬許從請老拜生成之罔極雖銜結以莫

酬所有前項恩命俱未敢祇受

第四次辭免

照對臣自今歲以來乞休致者三辭免資殿恩數者二
逮除宣錫第并辭恩命者又三矣臣之紊瀆聖聽罪在
當誅臣之控露愚衷辭亦已竭萬鈞所壓一芥敢違第
臣十年兩閩愧無毫髮以報公朝三載累章所乞骸骨
以歸故里屬西事之孔亟奉上命而暫兼此但當效駑
蹇之力以答殊恩又安可貪爵秩之榮以異初意邇者

三不敢之具奏一無他之飾詞載惟資殿所以示制閩
之褒遷臣則今已離制閩儒科所以寓宣司之假借臣
則豈敢建宣司徒取此名曷副其實矧茲行役之際聞
諸輿人之言謂臣此去遠則荆之留務顧慮尚多此行
入則蜀之副閩牽制寧免荆之微力已疲于兩年之應
援蜀之殘力曷給于二閩之供需近方已條畫利害陳
詎敢為官職榮進計實懼荆蜀之俱困將貽東南之大
憂用寧嬰犯于鼎鈇難以祇承于綸綍伏望皇帝陛下

推回天之造，昭並日之明。矜鑑屢陳，收還重命。俾臣安心，泝峽畢力。應渝倘藉，宗社之靈。獲寬秋冬之責，早令休致。實拜生全。

第五次辭免

照對臣不避天威，洵有陳奏。伏念臣昨蒙新除資殿及宣威蜀道，并賜儒科。節次已累具辭免。十月一日恭準尚書省劄子，九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聞命跼蹐，不知所措。本不當再

有違戾第惟臣自揆衰朽久懼滿盈十年荆淮兩閩犬
馬之力已竭陳情納祿三載于茲非是今日旋求脫身
之計比因閩寄遞遣叨攸異數隣境急援游錫隆名臣
始終數月之間懇切累章之意迫于時事詎暇身謀固
謂委任則不敢辭恩命則不敢受蓋恐前後之所請心
跡之相違也乃若應酬西事屢亦見之奏疏奉行節制
弗敢不勉宣威建閩實非敢當蓋蜀已大壞非藉荆力
不可也始意調遣而上統率得人應接其後犄角叶力

或可以施淺畧起壞證竭來駐峽尚徂進夔頓覺思慮
損心區處失節雖事執至貴于審度而君命未免于淹
回進止一謬恐誤事機去留載陳正俟處分自料必貽
于罪謹豈復更望于寵榮用瀝愚衷重瀆淵聽伏望聖
慈俯察孤危之跡非出虛偽之辭早賜收回前項恩命
或未加黜謫且令扶持二境支吾一冬即許請老而去
實拜隆天厚地生全之賜

乞留夔帥手奏

臣竊惟北兵未息時當禦備之嚴西警浸深日頗傳聞之異諒關睿聽不待臣言臣適閱邸文知易夔帥以中朝之有命在外間以何辭第惟與荆唇齒利害相關係蜀背吭形勢當慮利閭之籬落固已急瞿灑之門戶亦不輕矧築新城未見端緒既已立此的以示敵必須付之鑰以得人中道遽移後手孰繼况糧無一月之積而兵乏千人之屯若使小有疎虞豈不大為梗塞臣累陳愚畫具告公朝正望先陰雨以綢繆庶幾作風寒之遮

護宣今遷改夔懼空虛此非止於荆憂亦未為於蜀計
蓋聞宣於渝間每事類有弗合宣於蜀將平時多不相
能既勿合則慮有勿孚不相能則易至相激茲正當膠
輻之際豈宜使扞格其間本為防蜀之圖乃失保夔之
任更望聖慈宣諭宰輔若必欲令韓宣往任利帥則竊
恐劉濟難付夔城速須圖回早定委寄臣見俟丐休之
得請不當越次以有言浸淫波及慮闕安危拱默坐觀
慚首俯仰敢陳管見密告淵聽失此夏月玩忽而勿思

將見秋風措置而無及今日之事固當為應接西南計
尤當為深護東南計也惟陛下加之意

乞早除荆閩奏

臣不避天威輒有陳奏上干睿聽臣竊惟荆蜀兩閩自
昔各當一面臣以庸陋始者誤蒙朝廷委兼節制時當
危急不敢控辭繼準宣威之除且被趣行之旨靡容駐
峽乃俾進渝在臣自當捐軀豈敢避事但臣今來至蜀
已涉踰月離荆將跨半年載念昨于八月二十八日纔

抵松滋又于十一月初十日既次秭歸兩嘗具奏欲望
公朝早除荆閩正以後務之事恐闕北顧之憂歲當更
端日俟造命乃今猶未蒙朝廷處分臣竊見京湖兵事
雖付呂文德總統司存留事雖委蕭逢辰兼管竟是事
權不能歸一意見恐有不齊冬防之粗安雖幸無虞春
哨之將動實所深慮兼自敵人營鄰近迫吾襄水將漲
而固我舟之宜草漸茂而亦彼騎之利圖回應變授任
豈可勿專倉卒命帥臨期則已無及臣今相距二千餘

里外一日泝峽每事已不能遙制止緣未除新聞猶且
兼繫舊銜或者傍觀勿亮中臆不知臣已屢請將謂臣
不一言只為蜀謀不思荆計倘或遽書脩警邊吏稍疎
公朝又勤宵旰之懷愚臣寧追春秋之責此身何恤惟
國是憂用敢再披血忱以告伏望聖慈早賜睿斷宣諭
宰輔亟選文武威風之重臣或嘗更閫寄素負時望者
授以京湖制臣職事一新觀聽分任封疆不勝軍國之
幸

回奏御筆節制四川邊面

臣今月二十四日恭準御筆以臣繳夔門書言紫金事蒙賜聖訓者臣竊惟以邾析聞因鄰言而難掩貽漢闕顧揆臣罪以當誅敢期淵聽之兼容俯錫奎章而下賁寵之異數授以神謨敬稽首以欽承知鞠躬而激烈臣妄謂兵家勝負之事此亦其常朝廷處置之宜則無不服恭覩昭回之訓已新區畫之規將命姚韓分任蓋利且以夔子上流之重復擬文德西泝之行當衆心疑懼

之靡遑幸聖算經營之先定果三將之協力與一帥以
同心是雖多虞尚克有濟第以韓宣方辭而未進文德
之動或勿孚索裘毋俟大寒徹桑正宜未雨若待秋冬
而後處寧無宵旰之上勤至于委令微臣節制邊面因
考前朝之典故不同今日之事機臣浚之除節制沿江
蓋自有宣閫之寄臣鼎之請節制吳玠然終輟蜀道之
行浚則運棹近在於目前鼎則意向固見於言外以二
臣之重望豈一介之擬倫今俾兼制於二千里之遙始

假虛名于諸軍校之上鞭長而腹勿及臂使而指不隨
矧矧一司尤繫羣望獨見豈能慮過空言不可用人敵
謀浸深荆力有限正恐兩地俱急為彼所窺設或一面
稍疎伊誰之責臣茲承寵命交懼愚衷惟艱難多故臣
子不容引辭而職事相干體統尤當審處儻昧此危機
而冒受是誘於好爵之爾靡臣已瀝私情備見公奏伏
望皇帝陛下察臣言之至切防事會于未然速遣重兵
而命大將回人心之機括守邊面之喉衿容臣下流始

仍西援天其為之佑順日庶有於底寧

貼黃

臣竊惟建置一司遙制於二三千之外既自專閫
安能兼人必令受命靡辭惟恐掣肘是懼臣竊觀左
氏載孟明之事不以一青而遽止君子是以稱子桑
之忠誦繆公之明唐杜黃裳用高崇文於蜀托言劉
雍為代即能成功今日之事臣欲望陛下更入睿算
毋輕更易但乞速下有司遣將調兵共支大敵庶免

費一番區處伏候睿旨

御筆批答回奏

臣比叨恩渥嘗具奏陳正惟艱難之寄非綿力可兼寵
數之榮於微分尤過用祈反汗實出由衷敢期淵聽之
鑒臨洵賜奎章之勉勵恭誦睿訓洞燭戎情良由揀蜀
之阡危將俾資荆之應接此何時也其敢辭乎然蜀境
破壞實與昔殊恐荆力單微不暇他及已脩陳於條畫
正祇俟於聖裁茲蒙諭臣勿辭戒臣受任既籲天而靡

徇容涓日以敬承第聞宸謨之委畀雖隆時論之流傳
未一或乞輔弼大臣之入蜀或須文武重望之來荆臣
冒進則有不量力之譏願留則有欲固位之誚矧羌情
雖充國不能逾度而蜀事雖諸葛未易逆知以臣之愚
安保必濟既任此封疆之責所恃惟宗社之靈敢望聖
慈詳加英斷俾進退俱無於失據願死生當竭於報圖
保此孤踪歸之洪造

已領節制司職事手奏

近者恭奉御筆以蜀事上關聖慮始除臣以節制繼命
臣以宣威臣乞休未俞乃辱委寄揆才勿稱已伸控辭
緣連準指揮趣臣領事載念蜀證危急之日有非微力
避難之時其一介惘惘已累具疏奏乃若宣威恩命則
無此事力不敢當此官名昔趙鼎孟珙所不敢兼臣豈
敢任如節制司事則臣敢不奉詔今已取三十日庚子
望闕遙拜祇受布宣明指徧諭部屬移書將帥勸以事
功大擣士卒新具觀聽亟檄僚掾親往以商確趨調兵

戍績進以擇防繼此隨事之宜盡力以應所願飭秋冬之備或可寬宵旰之憂第臣自五六月以來得襄陽邊報敵見聚兵河南將以今秋大入謀窺襄漢近諜且益緊又臣今月二十九日得蒲澤之近書閏月十四日敵哨已有至大獲長寧者雖即驅逐出境敵勢似已動觀此兩地所報大與常年不同臣未能前驅且有後顧臣已諭蒲澤之勉之以隨宜應接檄呂文德來此以共圖住行日前敢以節制司至緊者二事為陛下告一則朝

廷調江淮萬兵入蜀初謂可以增戍以今所聞僅可補
亡此視已亥督府調兵西援已大不及矧傳他路調遣
率多老弱充數而器甲且弗備亦未見報到以何日起
發深慮姑應官差之命莫紓國事之憂伏望陛下亟諭
大臣勉厲他閫速調精旅兼程而前更備後著毋持孤
注一則臣據蒲澤之二十三日書余晦聞召命已不管
邊事澤之見以監軍節制行事此正蜀道轉旋之機妄
謂名不正則事不立臣猶在遠責在澤之授鉞而任號

召始專弄印未予精采何有臣雖諭以同舟而共濟俾
毋掣肘而自沮亦嘗見具前奏伏望陛下併諭大臣速
頒成命除澤之以四川制副庶資協力乞濟後圖

照已撥科降付四川制總司奏

照對朝廷往命宣制聞臣入蜀科降錢物自有舊例臣
適當危急之日猥被旬宣之行所請科降僅蒙朝廷通
行科撥計十七界交一千萬銀三萬兩金銀帶牌等尋
雖陸續稟請別未蒙應副截日郭章已管押到者止是

小交三百萬并金銀帶牌等其韓顯見管押錢銀尚在道未到伏念臣祇受宣閩之命雖是在邇然以節制司行宣閩事自閏月迄今實已半年中間開府支犒四川諸軍調遣京湖江淮軍馬赴援遣將委官接續西上及連月戍峽并一行水陸軍馬進司重慶并官吏將佐半年俸給支過錢銀糧米等用度浩瀚蓋已不可勝紀盡是於京湖制總帥府諸司那融應用所準朝廷已科到小交三百萬寧復更有餘在今來既至重慶凡調軍犒

軍等支用並合從四川制總司庫支給若為荆蜀各閫
窠名計合筭見數目俟韓顯管押到續科錢糧撥還京
湖臣重惟蜀之兵民官吏半年待宣閫之來豈不望扶
持其急缺今提數千旅而至朝至而夕取給於有司但
見重耗事力兼又目擊蜀計窘匱如此豈堪更供兩閫
支用區區謹體朝廷以荆資蜀之意將帶行沿途支遣
各司餘在錢糧盡數刷湊十七界京交三百萬貫準朝
廷元科已到之數并金銀帶牌等並發送四川制總庫

交收所有韓顯管押續科錢銀候到併送收管以備支用庶幾財賦窠名端正界限分曉不特使蜀人知臣此來未至便用蜀中財賦亦見臣自開節閩行宣司以來未到重慶以前並是藉荆力支吾今自十二月初十日到重慶以後纔始支用朝廷科降錢物雖荆力因此未免於疲敝而蜀計賴此庶少寬急迫除已將上項錢銀帶牌等已撥送四川制總庫取到收附外所合繳奏朝廷伏乞睿照惟是蜀力竭矣事會難測費用無窮民

不可重困楮不可多抄自此朝廷須用以東南之力救
蜀荊州事力自此不復可以再仰矣本司見據制置蒲
大監連狀乞備中科撥照具狀申却乞朝廷檢照宣撫
李同知孟節使兩政近例及本司累請多賜科撥施行
乞貼科四川制總司秋糴本錢奏

臣以非才誤蒙聖恩推擇旬宣蜀道延見軍民吏士亦
既越月載念昨奉明詔恭誦陛下訓詞所及軫念蜀民
仍歲不得息村墟寥閭井邑蕭條荷鋤無丁聚廬無託

丁寧懇切播告中外莫不曰仁哉王言此天地父母之心也詔旨申諭且將犒我將士賑我人民此又陛下不特載之空言方將見之實惠蜀之三軍百姓既家誦而戶知之矣近準朝廷頒降銀兩給犒諸軍營壘雷驪已慰徯望獨蜀民未沾溥博之澤猶有愁嘆之聲臣自入峽以來願思布宣陛下德意而羣然生齒焉能人濟諸洧晝思夜慮未得其策因闕入境所受民狀大槩以制總司連年秋糴為苦類丐蠲罷臣非不知先朝李繁總

蜀賦首罷民糴蜀人至今德之然當此邊戍未休歲計所仰三軍嗻嗻待哺一日不可無食非與民為市何所取辦此固未可要目前之譽而輕易議免也徐而考究秋糴始末蓋自前閩以來行之已數年大抵以戶家業錢敷此外別無秋苗之輸名糴而實斂也姑舉一二年間所行淳祐十二年余玠任內元敷八十二萬一千餘石實催及五十一萬一千餘石實祐二年蒲澤之糴司元敷五十七萬五千餘石實催及三十二萬二千

餘石

寶祐元年減糶數多故不具

訪之故府以前年分往往有糶及

六七十萬舊歲以值秋旱且敵早入故不能及數則是蜀餉一年調度凡取辦於秋糶者過半焉戊夫撤糶未可罷也獨惟有司於秋糶之外又有和糶立價猶時有高下秋糶立價則諸郡一等參照前後體例余玠任內民間米直大約每石四五百貫而官司秋糶每米一石支第一料川引五十貫文以京券價揆之纔比十八界五百文僅是銅錢一百文足耳蒲澤之權司以來民間

米直大約七八百貫官司秋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貫文以京券價揆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僅是銅錢一百六十文足耳使此錢盡到民戶止得償時價之十一況又取贏於斛面減尅于吏手採之衆論但白輸爾蜀民雖已習為常例然豈能無怨今嗣歲方興引領東向亦望朝廷推斗升之惠以活我當春和時奉行寬大正當恭體明天子嘉惠遠民推廣實德庶不失細書一札元行之旨臣不揆狂瞽擬乞朝廷行下

四川制總司今來寶祐三年秋糴仍循舊例以家業均
派但於制總司見立官價上朝廷特與寬恤一年斟酌
適中每石與立價通作第一料川引五百貫文一體收
糴除制總司仍自管認八十貫之外其餘貼科糴本朝
廷給之仍令明見榜示其實祐四年以後却自從制總
司舊例酌度區處蜀民當此大兵之後稍蘇今年之氣
脈實被一分之寬賜臣再會約糴數且以五十萬石為
率每石第一料川引五百貫總計二十五千萬貫內除

總制司管認四千萬貫朝廷合貼支第一料二十一
千萬貫雖為數若夥然以蜀中見行銀交計之止該二百
一十萬貫蜀之銀交亦猶東南之十八界交相類也以
是計美則亦不為重貽朝廷費陛下儻不以臣言為非
惻然見之施行乞令有司行下蜀閩令項抄造此項銀
交之數專椿貼糴不許從而多造是亦一時權宜濟民
之策庶使遠民皆知明詔不為虛文全蜀幸甚臣管見
如此亦未必上合廟論伏乞睿慈宣諭大臣裁酌可否

而施行之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

乞休致奏

照對臣一介謬庸百無伎解誤蒙簡拔薦玷藩宣憂患相侵筋力久竭乃者二三年之陳控十餘疏之丐休所祈餘生歸老故里曾莫回於乾浩俾進戍於坤維屬方艱危安敢辭避恭體睿旨廟謨勉令其暫入固知宣司制閫並建之久難今則至渝雖閱時之未深然而在荆已半載之兼制始虞北隘困急而賴已圍解繼慮西衆

盤泊而幸亦適歸既稍寬西顧之憂自合上東還之請
兼臣疆陲徧歷已迫頽齡風土不諳居多病日形體幾
頓為之枯悴精采不復可以振揚此衆目之共知無一
語之敢妄儻留未去必斃於斯况當蜀計良費於支吾
只須制臣自足以運掉徒使官吏添一司之費寧免將
士處兩姑之難雖脉絡未嘗不通而贅疣終覺何補用
仲前禱庶無後艱伏望聖慈俯察愚悃諭宰輔為專任
荆閩之計從微臣昨累陳休致之章放歸丘樊俾事醫

藥實拜隆天厚地生死肉骨之賜

再乞休致奏

照對臣一介疎庸誤蒙陛下簡拔洊更藩閫無補涓埃齒髮既衰精力已竭頻歲以來屢祈納祿去秋西事孔棘始叨兼制之命繼被來宣之除自知非才豈克勝任中間以荆蜀兩地牽制暫駐月峽亦恐蜀力凋耗不宜宣制並建嘗得九月三十日左丞相書言上憂蜀事甚切勉臣一行切勿滯留夷陵且言但得臣身到渝城稍

候蜀事之定即可東歸繼又得左丞相十月望日書言今日蜀事之急莫如西安之圍未解今臣體承聖意勉為一行纔到古渝敵退即歸又臣得十月初五日董參政書言是日奏事上問臣入蜀之期聖諭有云只往宣撫一番即還亦可參政就奏如聖斷許其如此臣當報之得旨卿可以此勉之臣恭奉睿旨廟謨丁寧真切用不敢辭避遂以隆冬泝峽兼程進渝極力調兵協謀破敵仰藉宗社有靈皇威遠暢將士用命吉語踵來始憂

竹隘危急而隨幸釋圍繼慮西兵盤泊而亦已退遁其在兩三月之頃不止十數捷之聞伐敵謀於方張回士氣於久挫蜀事視前亦自稍定矣臣載思宰輔之語恭體聖明之知其於此時已合請去而況臣以病軀荏苒連月留則將有隕越於下之患蜀以殘力供億兩閩久則恐至淪胥以敗之憂以此臣於此月之初嘗具奏疏乞檢會累請特許休致亦臣前者免牘願支吾一冬即許請老言可覆也伏恐公朝未諒愚悃不避斧鉞之戮

載犯雷霆之威欲望聖慈宣諭宰輔弗渝明訓曲保孤
蹤俾臣守本官致仕放歸田里以養沉疴所有蜀事荆臣
蒲澤之久在西邊熟諳兵畧足可備委寄寬顧憂伏乞睿
斷早賜處分容臣夏潦未盛出峽實拜天地更生之造

三乞休致奏

照對臣以三月初三日二十日兩具奏疏乞檢會累請
放令休致三月二十六日恭奉九日詔書不允臣祇誦
訓辭感深涕泗臣以孤危之跡受殊特之知圖報國恩

敢狗身計第念由荆沂峽屢奉宸謨自秋徂春幸遠邊
責兩司之並建難久一介之亟去為宜敢期睿慈猶賜
勉諭乃以渡江前修受任而示戒顧臣庸陋豈敢擬倫
因思昔者張浚歷年之多蓋其自禮侍進樞廷建宣間
時方年三十有三齒壯氣銳以所負才畧始出膺委任
涉歲月之稍久亦事勢之當然如臣則幹方淮荆兩閩
十載度嶺入蜀險阻備嘗三竭再乘馬力已盡年垂六
十顧影栖然百病纏身日事藥裹豈可與浚同日語者

兼以浚開府川峽之時蜀非凋壞之蜀且京西湖南北
悉隸之兵多財足將士一心運掉如意今比浚時何如
哉以浚社稷重臣精忠無媿而當時且不免浮議至有
醵金募人訟之者事功之難居復如此臣視浚為駕下
而天語顧欲以浚望之可不懼哉臣日者之請蓋以聖
訓嘗許即還朝謨嘗約即歸蜀之人士亦皆知臣可暫
難久之規且念比年旬宣於蜀真僅及期珙纔數月蓋
暫則可久則難也臣累年抗章納祿盡出真忱豈敢更

復貪戀名位幸而蒙公朝保全一去以蜀事付蜀閫臣
猶可扶病軀返故邱活餘年荷帝力不然臣之身不復
計惟恐缺蜀人之望掣蜀帥之肘供億竭伎倆窮憂端
叢謗議起不為玠斃則為晦斥國事不堪再誤矣用敢
不避霆擊薦扣淵聰伏望皇帝陛下如天鑒燭察臣非
有辭難避事之心憐臣孑立無與之踪履危蹈險之久
曲從籲告早俾歸休臣死日生年不忘聖德

回御筆奏

臣今月二日恭奉御筆以臣存奏丐休特加勉留勿復
有請竊以井絡來宣陳情當去奎章遠播賜諭俾留聖
恩優渥以如天愚分凌兢而無地敢殫懷切載瀆遠嚴
伏念臣本以庸才誤膺煩使一生江海風濤之險備嘗
十載淮荆犬馬之力已竭累從近歲祈返首邱屬因西
土之艱危勉奉上恩而馳駑聖明有訓宰輔具言速其
泝峽以予征許以至渝而即出幸騰月捷稍釋肝憂方
私心仰望於保全而溫旨猶勤於勸飭受恩如此寧忍

負之第臣精力已疲於前課效難責於後顧再衰三竭雖作之而勿興况一傳衆咻尤凜若而可畏事之當慮臣已屢陳茲恭誦於睿謨期俾還於舊觀厥證深而豈七劑之可起前車覆而為後轍者益艱遠揆浚炎是安可同日語者近稽臺珙亦昏不踰時去之盖久於斯其敗決矣此在臣所不足恤惟恐蜀愈弗可為今制閩諸所奏陳實為西土之望倘宣司無所施設祇重南人之羞抑有難言不敢具述伏望皇帝陛下昭皇明於千萬

里之遠鑒近事於三十年之間聞外臣豈無一能適逢
時會天下事不堪再錯勿重人言念臣相宣力於疆陲
俾臣早投身於田里天高地厚願垂從欲之仁日升月
恒猶有報恩之所干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蜀邊利害奏

臣今月二十二日準詔書以臣再乞休致所請宜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者臣昨在京湖自壬子春乞令休致於
今四年實自知精力不逮必至誤國而有此請公朝以

時多事非惟未遂東歸乃俾西泝始令暫計今乃淹留
茲又一再懇告復闕俞音且近承宰輔貽書密傳眷意
許俟及冬而去臣螻蟻孤踪豈敢屢瀆惟是宣司之建
自去夏閏晦以節制司行事今將一年孟珙嘗謂非得
三萬兵不可入去秋臣離荆之始兵猶半之今日前除
遣回外荆旅僅存五千餘人內程大元二千五百餘人
尚戍閬州七百餘人隨晉德守敘其在重慶者今不及
二千所謂宣司帳兵川南各二百人耳伎倆止此有何

威力乃若宣司科降則李真孟珙自有近例今臣蒙科
降十八界交二百萬貫銀三萬兩已撥付四川制總庫
交收除去冬未到渝以前資荆力支遣今半年之間節
決共支過金銀錢引紐計第一料二十八千餘萬計約
元準科降幾已支過前項第一料之數是截日科降已
無分文矣資用如此何能施為至於今年西事則前者
冬春之間臣以虛聲支吾仰賴朝廷威靈屢以捷告我
有勝氣彼有懼心深願承此機會去其巢穴其如議論

之無成說錢糧之多掣肘將帥之不一心今亦徒言無益矣敵連月備我茲乃聚兵以窺我自此月十三日來犯閬城雖次日一戰即退今踰半月出沒於果閬蓬巴之境尚未北遁當隆暑如此本非騷動之際緣敵巢不遠故無休息之日抑亦覘見我之深淺敢爾盤泊無所顧忌臣雖與制臣商確遣調張祥等前去戰遏行下姚世安等出兵牽制但以距秋密邇敵若未即退去阻我邊餉妨我農穫最是蜀之廩儲將罄正望一稔民命所

繫東路耕鑿不多垂欲登場儻或我當待哺之際彼啟
扼吭之謀因以為資豈不可慮蜀病已危而又添此一
惡證雖蜀人皆謂敵必自去以常目之臣實懼焉至廢
寢食今所願臣言不驗敵哨即回不至如前所慮則幸
萬一敵謀或出於此兵力未能去之則勤陛下西顧之
憂將尤甚於去歲矣蓋去歲公朝雖以蜀為憂猶有京
湖提兵應援一着蜀之糧儲尚可繼敵猶傳說東南遣
一宣撫而入必有重兵南可退敵今歲恐公朝不復以

蜀為憂徒見冬春間事一時粗定必謂宣制兩司略可倚伏而不知敵已窺我且易我向後彼勢日愈熾我力日愈竭至於兵殫財乏糧罄民空而束手無措將蜀不可為矣今不言之而異日言之恐無及此在他人則掩諱臣不敢也臣今奉明詔僅未敢言去所願陛下詳臣所陳諭大臣早為救蜀計而已此外臣惟有捐軀報國不知所云干冒天威死有餘罪

辭免轉官奏

臣今月初四日準劄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御筆賈似道李曾伯各特轉一官邱岳特除龍圖閣直學士職任並依舊寵數渙頒微躬震惕竊惟進秩之典所以序勞錫命之榮且將因任臣一無功之效報累有疏以乞休蟲負甫幸釋於蕪荆鼯技幾已窮於救蜀正以舟艱於共濟絃解而當更積薪寢上蹶盭愈深大瓠号中贅疣可削恪奉及冬許去之旨敢萌踰歲望遣之心重費聖裁聯升樞級分已盈而詎宜增益力不逮

而將速顛隳臣敢憑由衷仰祈返汗伏望昭回天監保
惠塵踪俾仍舊階特寢新渥少畢驅馳之役乞投寬閒
之濱

回乞休致奏

照對臣昨於三月二十七日存具奏疏乞檢會累請放
令休致五月二十二日再準四月二十七日詔書不允
臣恭讀聖訓感激愚衷屬時夏哨方侵秋聲將迫又緣
被命區處類省以此連月恪共職次未敢陳瀆今邊防

布置已定川省引試已畢以蜀事則制臣位望已孚以夔援則策司除授已久以宣司兵力則發遣回戍已多臣於此際可以言歸竊伏載念荆蜀之相資已非一日嘉熙間嘗命制閩兼蜀宣以運掉非便不數月而改兼夔路制置大使又不便改兼夔路策應自是六七年間聲勢上聯下接將士秋成春還荆蜀使之癸丑之夏公朝再建策應臣叨恩兼領敢不備殫救隣之力去夏以來止緣紫金失苦竹隘廟堂倉卒以蜀亡為憂自策應

改而節制節制改而宣司名稱雖殊氣力則一始命進夔繼命進渝始令暫入繼成宿留幸而國威所及吏責粗逃其實蜀已有制閬奚必再建旬宣夔當置策司自可專任應接蓋宣制並建供億徒繁昔為一項費者今為兩項費以承平之蜀且難況破碎之蜀乎臣與制臣雖是同心而共濟豈無掣肘於其間設或誤事祇相委責至於荆兵來赴蜀戍出於策司所調則帥在峽外士卒知畏其主不敢有怠心今之宣司雖是舊嘗撫循士

卒已視如客豈能無去志此利害亦自易見特議論之
臣徃徃不深察耳重念臣一生艱險累任疆陞衰病相
侵歸氣已墮乞骸抗疏亦既四年冒昧此來初非貪慕
官職向使竹園不解西衆不退臣為罪首久已斥去今
自去年閏六月晦以節制行軍司事已踰一年兩閱月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入境領印亦既九閱月于此揆之
宣威近比真僅一年珙纔五月歷時已自過之而艱棘
甚焉犬馬之力至此竭矣茲幸公朝大柄一新科瑣邊

吏莫此為急罷宣司以專制任舉夔事以屬策司以一
軍心以省邦費此實上流先務非臣私計也兼臣昨得
輔臣密傳睿旨已蒙陛下矜憐許臣及冬而去今轉眼
且冬矣臣自入蜀並不曾干預財賦凡遇科降盡付制
司如有軍用就彼支給即無首尾縮繫謹齊心瀝忱不
避萬死敢以上塵聖聽伏望睿慈念臣徧更三邊孤立
萬里曲回大造保全微軀宣諭輔臣俯從前請將臣放
歸田里實拜隆天厚地生死肉骨之恩干冒霆威跼蹐

俟罪

又手奏

臣不避天威輒伸危悃上干睿聽臣竊惟人臣事君之義雖東西惟命力所當盡者不敢辭然進退以時勢所當更者不容已臣猥以庸繆誤蒙簡知淮荆嶺蜀洊被煩使齒髮凋落精力殫疲顛天丐休已四年矣去秋西泝之初幾若蜀危在旦夕臣冒昧受任僥倖無虞圍解兵退之後即合恪遵聖謨俾之出峽舊相意欲委咎尚

令勉留宣司素非久建之官今自去歲閏六月晦以節制行宣司事已一年兩閱月入境領印亦既九閱月於茲揆之蜀宣近比稟僅一年珙方數月歷時已過而况稟珙之時蜀未至大壞宣司猶不容久今以空虛積壞之蜀宣制並立供億倍繁增印錢引則窮屢詣科降則瀆此而弗革斷不可支兼向之嘗建宣司正以弗便而改為策應今宣司即策應也去秋帶行荆旅近已發遣大半回歸止存五千比因命令不一淮軍之腳動而心

亦動矣司存名稱雖在事體已殊尚復贅疣轉見掣肘
所幸目前蜀事稍定秋防粗已布置川省亦已引試蜀
閬蒲澤之素諳西邊事宜位望已孚荆閬吳淵已蕪夔
路策應風采方振各專厥任委當其才臣於此時不容
不祈哀於君父乞身而去實為國計非但私計也臣已
具公奏外伏望聖慈矜憐邊吏驅馳之久俯踐輔臣申
諭之言特賜以時頒命俾得及冬遂行三十年來南人
帥蜀鮮克善去臣獲賴聖恩存殘喘歸老田里實拜天

地更生之造臣不勝跼蹐俟命之至

回御筆奏

臣比者不避霆威洊祈休致正懼塵瀆睿聽罪合嚴誅
今月二十六日恭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二十七
日又準親洒宸翰俯錫恩言諭臣以寶峰敵謀甚深正
須掃蕩勉臣以過此一冬却為處分臣拜手伏讀仰惟
皇帝陛下明見萬里德並兩儀曲憐一介之微俾有再
生之望其為感戴未知報稱之所載念臣區區此請非

但徒為私計實有切于公家蓋蜀自有制臣蜀力當省
於供億荆已兼夔援荆旅當聽其指麾兼思播之備禦
攸關必荆蜀之脉絡相貫事勢至此亟須改圖此其由
衷已蒙垂鑒至若寶峯之事上遺君父之憂臣大愧寡
謀未能禦侮實由機會一失巢穴愈牢非有重兵難于
輕舉合勢用養力以俟其釁制臣蒲澤之若顯任此必
克圖之臣既蒙天語留畢冬期臣恭當遵奉堅四封之
守必一日之葺率將帥以飭軍實督糴餉以辦糧儲庶

幾臣雖東歸蜀免後慮所有宣司將來不過結局却非
易帥之比目前謹未敢薦有奏請惟知恪共職次祇俟
聖恩

邊報事宜乞加備奏

照對蜀自鄰釁備在西邊猶以敵入之多岐嘗苦兵力
之不足臣到蜀之初今春即得瀘南帥司言敵在雲南
頗迫叙州長寧以裏諸蠻洶洶來告邊臣雖以為慮中
朝尚以為疑今自九月下旬叙州橫江之外忽有警報

莫知何路同時黎州申到謂敵已破烏蒙以地里而參之恐敵哨之出此本司已隨宜調遣防托見之申明今月初二日又據長寧備呂告蠻申到事宜具言敵自八月透入近蕃以兵往援戰勝俘獲敵已穿出敘州小江蠻地若然則與敘州所報事情已自畧同已再申外臣竊照敵人今已深入夷腹繞出蜀背舊惟扼馬湖以備北今乃越川江而在南目前以蠻能抵敵猶恐輕哨之未敢進向後若敵知蹊徑安保大勢之不繼來雖曰賊

謀恐在諸蠻然於漢地亦有往轍

已亥敵哨皆到長寧南平施黔

謹按

六合掌運圖

和州亦有印本

敵人今在敘寧相對若其取蠻路

則呂告之下過阿永蠻即羅氏即播州界由此而通思
通沅靖若其出漢地則長寧之東即是南平由此而之
涪夔之黔施接澧峽兩道之所出重山大林雖尚隔涉
天其佑順雖未必至此然敵騎之所嚮猶鼠穴之難窒
寧過于備而不可無備者最是敵若往蠻地羅氏思播
諸處猶各有兵力自保其境若出漢地則夔路江南邊

蠻諸郡昔所弗備俱無兵屯人知戰出蠻地為憂而不
知出漢地亦可憂也蜀兵盡在江北諸城與敵對壘撤
前離備後戶且不可而况諸蠻之地又在境外乎今日
之事惟有自朝廷作規畫當視如頭然之急毋使至唇
亡而憂速調重兵一項多萬人
少數千命大將屯蜀地蜀閩不
敢預却聽變路策應司調用持重養銳視敵所嚮若果
出蠻地則俟思播有急便道出思播境與楊田葦叶力
扼之險要倘或出漢地則夔涪施黔間儘可據險防禦

敵若知我有備却未必敢入此萬全之策也不然前險
既越後注恐孤臣猶竊危之臣奉命來宣去冬猶有少
兵力今回戍調戍外駐渝帳下零丁無幾若以益兵請
朝廷但謂止為蜀計今所陳非止為蜀實為國也證狀
如此臣若噤不一言則為不忠他時誤事諉咎何益用
敢昧死以聞伏乞睿慈宣諭大臣詳臣所陳事宜亟贊
聖謨早圖回而施行之不勝宗社生民之幸

乞調重兵應援奏

臣十月初三日以敵自蠻中迫敘州漢地嘗具奏聞自後南北兩地邊報日急已節次具申樞密院今自十月二十四日以來南則敵騎透出敘州慶符縣本司所調都統張寶尚在清平洞下與敵相拒今月十一日午據敘州烽火告警是敵又出江前竊疑兵勢與北來之兵相期而合則上扼嘉定援路或循南岸而下則下流震動北則與元寶峰久添生兵自今月初二日閬州渠州兩處烽火同日告語聞自寶峰入渠自米倉入又有一

路渡白水江向西今月十一日合州報到敵騎已迫順慶沿嘉陵兩岸而下且近據巴州遣去通事羅守祿親入興元探到事宜言希達雖死敵人特都筆且齊等分頭入寇逆臣南永忠高貴畫策引領言今歲欲緩入遲出欲哨重慶聚嘉定然亦未測所向但是今歲敵勢不同常年常年雖犯東西兩川猶一江之可恃今歲乃出南北兩岸且分路而大入衆論皆慮敵人如己亥之警而朝廷未有己亥之援去歲朝廷以苦竹圍紫金失謂

蜀且亡調援星急揆之目前事體其憂過之臣見與制
臣蒲澤之每事商確隨力捍禦北邊之備雖若粗密南
寇之入實所不虞深恐繼此南北相合上下分哨腹背
受敵咽喉中梗不勝危急之慮所有臣帶行援旅除發
回外為數無幾且多調出根本重地外強中乾今自入
秋以來屢嘗請兵干朝截日並未蒙遣發一兵入蜀此
而不以告之陛下後恐無及矣欲望聖慈察事勢之孔
棘諭宰輔而共圖急遣大將重兵如己亥人數火速入

蜀為保護東南頭目計毋謂有宣司在蜀欲以虛名却敵至誤大事此外臣惟有捐軀盡力以報國恩

貼黃

竊照己亥援蜀督府調兵三萬余玠用蜀十年壬子歲賊兵一入即告朝廷乞調呂文德以二萬兵援蜀時蜀事未甚急也然蜀兵之不足于用于此已可見舊歲去相以文臣援蜀命武臣權荆皆謂倒着碁子今乞陛下宣諭宰輔視蜀當如救焚溺以重兵大將

趙向緊地前者慮敵出思播如備沅靖今幹腹之敵
既出蜀道目前思播却寬欲乞急調備沅靖之兵以
備夔蜀庶無透漏荆境若敵不出于夔蜀而仍出思
播進前控扼亦一便也伏乞斷自聖衷早賜處分施
行

回宸翰撫諭將士奏

照會十二月初一日恭奉御札以敵為不道幹腹之謀
有年盤礴瀘叙外姦計叵測聖念將士出身以當鋒鏑

冰霜在候未獲休息令臣以聖意諭之早殲此敵第功
來上竊惟臣無勇略以敵遺君父之憂帝有恩言聞詔
動武夫之感肅容祇誦附已凌兢眷念坤維洵當阨
地寇方分頭而大入南邊復幹腹以交侵蕩搖我封疆
戕耗我根本此非小變不同常年正當壞局不可支之
時驟添異證出所料之外有如事勢已屢奏陳臣比年
在荆極力援蜀茲處艱難之會皆有危亡之虞率衆登
陴知捐軀而共守麾軍却敵顧搏手以曷施是皆駕空

恃幸於前時又且積弱取輕於連歲覘吾無具肆彼狡
謀諸賢不圖實利害以救蜀中大槩多持虛議論以誤
陛下靡權量於事力徒鼎建於官名雖共協心寧免掣
肘今敵有三面之入而兵無一旅之來正切隱憂懼負
隆委忽覘漢札如綸之布豈勝楚師挾纊之溫臣謹已
恭示制臣徧諭將士俾共思於奮發期仰副於丁寧敢
瀝危悰重瀆睿聽伏望皇帝陛下俯念巴蜀腹背之俱
急實於東南頭目之相關宣諭輔臣亟命大將提重兵

而進援驅俾外患之胥平蜀獲再安顧憂倘釋臣某萬罪
黜謫何辭

貼黃

臣竊照蜀自去年以來已歷二危證若苦竹不解西
兵未出一危矣夏哨久留秋糴難辦再危矣皆幸而
免今南幹北哨交迫又添此一危證目前敘瀘之兵
未退渠合之警方集近逼渝境勢恐窺伺倘朝廷不
亟救之蜀真危矣繼此圖維過計敢有豫陳欲望朝

廷於峽口措置儲積糧斛一項以備兵餉下殿步司
支撥萬人器甲付四川制司備用伏候睿旨

救蜀楮密奏

竊惟蜀楮之弊極矣見今三界行使其第三料視第一
料以五當一楮價猶未甚遼絕自寶祐二年更印銀會
以一當百一時權於濟用將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輕
蓋楮之低昂物亦隨之楮之輕物之貴也今第二料第
三料兩界散在公私行用者共細該第一料一百二十

六千六十一萬三百六十二貫共折計銀會不過一千二百六十萬六千一百三貫有零此係是淳祐三年至寶祐三年十三年内印造兩料之數銀會一項自寶祐二年至寶祐四年正月兩年之間乃共造二千八百萬八十六石七十貫折計第二料二百八十八千八十六萬七千貫見今住造以此會算則是近兩年所造銀會之數比之前十三年內所造第一料第三料之數幾已增一倍以上楮之立價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貴乃愈甚支

用乃愈不繼視而弗救長此安窮姑舉一二言之銀價
去春每兩僅三千引今每兩七千五百引矣糴價去春
每石僅二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他百貨增長者稱
是民生經紀以此而愈憔悴軍券支遣以此而愈艱難
今將增造則益輕住造則乏用博詢僉論類諉無策愚
臣夙夕思慮以引救引此所甚難蓋若求之引外以圖
活法竊謂楮之所以賤者以多故楮之所以多者以自
造故蜀自比年以來造楮之權盡付制司雖據其言曰

某年某界印造若干多寡在手誰得而問竭西山之楮
易陸海之珍徃徃多以虛取實而去前事不必言矣賈
山以除鑄錢之令嘗曰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也使
臣下自為之可乎妄謂法當先收此權已歸公上歲令
照舊例解引紙朴若干赴朝省却從都茶場印印楮券
若干付蜀閬給用度如此則其源不濫其流自清天下
一家本無川南之間所以有南券有川券不過始于民
旅飛錢之便窮則變變則通此正聖人以神化使民者

見今蜀之銀交去年比東南十八界每貫貼換猶不過
增一二百今一年之間已增為十八界會子一貫可換
銀交五貫是銀交直與東南十七界會等矣更以在市
物有計之數目雖多其實則亦畧同如銀一兩雖曰七
千五百引實計銀交七千五貫亦如東南銀一兩十七
界七十五貫無大相遠也然則今欲救蜀楮莫若令通
用京楮紙朴既令取鮮於蜀道工墨亦不大費於朝廷
雖是京會指揮有除四川行用之文見今蜀人已重京

楮若降一指揮權時施宜何所不可但欲行此策當先
計約軍券邇來制總司屢次增支券錢屯駐兵熟券見
月支第一料四百貫屯戍軍生券見月支第一料六百
貫却有支監在外然以百貫易一銀交是熟券月得四
貫生券月得六貫得四貫者止該十八界會八百文得
六貫者止該十八界會一貫二百文軍貧而怨良以此
故今當與之照東南例並支京交且以熟券日二百生
券熟一百計之熟券月可得京交六貫生券月可得京

交三貫却令制司與捐鹽數是屯駐五萬人歲支熟券
不過三百六十萬成援寬作二萬人歲支生券不過七
十二萬貫共該四百三十二萬貫朝廷歲檢此數付蜀
制總給軍券每歲更以糴價斟酌從而給助其他公家
用度蜀中自有諸項財賦令自措置儘可通融雖不造
楮必不之用蜀中自此請給與東南等庶皆可以養贍
蜀之民旅既知川南之券通行而無高價兌易之患亦
必為便利也抑又有一說蜀行三界充斥低昂幾太相

絕今蜀人持論姑息狃于自造自用之便多為第一料
不可易欲藉之以為銀會子母市井視之糞土不如朝
廷寶貨自輕太甚今若行前策當許十七界十八界會
子並通行於蜀其四川銀會截日不許再造其已造者
抑亦許通行於京湖松江其銀會只當作十七界行用
不許減落違者並寘於憲

銀會數亦不多

所有蜀中見行第一

料第三料見不過該銀交一千二百六十餘萬中間豈
無水火不到若朝廷捐十八界二百萬貫下制司兌易

收此兩界或令制司輟銀兩收充毀鑿則蜀楮一清矣
蜀楮之造者既止南楮之用者復廣非特可以救蜀楮
之輕且因可以稱南楮之重實一舉而兩得之也書曰
藥勿瞋眩疾勿瘳楮病深矣常劑不足以起儻蒙特垂
睿覽俯采芻言更乞詳議而熟圖之又當先發此項本
柄付之蜀閭然後可以定期日出號令區畫次序此則
又在朝廷之上推而行之伏候睿旨

回宣諭并問救蜀楮繳密奏

臣三月初九日恭準宣諭令臣獎率諸將乘機掃蕩南
北兩岸之兵早遂肅清庶不妨耕事從今便作捍禦工
夫臣竊照蜀中去冬兵入腹背交侵乃一危證仰藉國
威遠暢將士協心勦逐南之兀郎正月初旬已渡川江
而遁北之希達正月二十五日已從璧山拔寨與敏珠爾
頭項皆已相繼而退利閭諸郡二月二十五六以後已
報肅清邊民俱已復業幸不失耕臣節次具申樞密院
訖至若以後捍禦之事則辦糧儲備器甲擇戎將集民

兵結約諸蠻措置諸隘留遣援旅推行戰功凡此八事
臣皆已區處曰辦糧儲則臣手自會約諸邊糧餉皆至
新年五月可無闕乏令制司遵照措置撥還且為申夔
糧之請曰備器甲則臣以制司見管多闕已申朝廷科
支鐵甲弓弩箭鏝見蒙朝廷應副曰擇戎將則臣已同
制臣商確命劉整管安西制帳亢用管保定潘全福管
慶定常慶福管沔司兼順慶已申密院乞與除授曰集
民兵則臣去冬已稟廟堂省劄專委制闡見差官措置

團集渠廣諸郡強壯卽蜀黎雅珍南等諸州皆可做行
曰結約諸蠻則瀘敘對境呂告阿永諸蠻見令制司差
人賫禮物撫摛如雅州之崑州運那銀驢茂州之鐵旗
外耳烹近亦與之填官遣禮俾為我捍蔽曰措置邊隘
則北邊諸城規模已定南邊敘寧既經敵人乃所當防
見委官住省界橫江夷境鹽井等處相度險阻措置控
扼亦令南邊諸州有可以措置山寨者亟議圖之曰留
遣援兵則臣前在荆所遣并帶行舊接近六千人二月

未已遣發所餘不多見已遣行新援一萬餘人及今春到蜀者已從制司商確存留近六千人餘並于此月內遣令回戍皆與優支犒勞曰推行戰功則去冬一番捍禦大異常年諸邊郡諸戎司將士戰禦立功頭項不一人數亦繁今已斟酌等第類聚申上此乃有關將來激勸以上八事皆其大綱至於其他節目隸臣職分凡有係於邊防者已為之隨宜而酬應豈敢以將去而玩弛臣悉已陸續具申密院矣茲者恭承聖訓用敢奏陳惟

是西事分任已有制臣以專閫寄策司以應夔援兩鎮
撫以防沅靖施黔宣司事體已陵夷精采已銷鑠邇來
愈見難處不容復留茲春令倏晚蜀境幸清臣日俟乞
休從欲結局去任所有救楮一策未必可行本未敢奏
陳聖謨俯問臣子豈敢有隱謹以管見具之白劄然此
策必非蜀士所欲前者所以擬俟出蜀而後敢言也儻
蒙睿覽或加采錄伏乞出自聖睿免及愚請不勝幸甚

貼黃

臣白劄之上實出孤忠未必能合衆論最慮此聲一出蜀中諸人不沮則激適重臣禍若非結局在即臣亦未敢言却望睿慈早頒放還之命實拜保全之造伏乞睿照

又貼黃

此策出於權宜救急然蜀方仰楮以給今秋糴本正要措辦若此聲一泄民聽易動去秋銀會忽嘉瀘間傳惑不用便自費力今須詳議區處儻欲行之必先

科撥京楮一項充本柄俟其到蜀俟官糴辦軍券足方可定出令之期却非旦夕便可更革伏乞聖裁

回宸翰勉留奏

臣昨者手奏乞許退休干冒天威正切震懼三月十二日恭準親洒宸翰曲加訓辭臣百拜伏讀凜然莫知所對蓋宣制宣策之皆難並建事理曉然非獨臣所難處意向言論之不同朝廷固知之蜀之官吏軍民亦皆慮之猶以朝廷前秋遣臣則曰敵退即出去秋留臣則曰

過冬處分乎於衆聽謂非久留以此尚泯於形迹今蒙
聖諭少留寵眷固渥然人心已它向臣氣已盡索且臣
當驚憂之後衰病日侵志慮凋耗留此不過苟容制策
間事緩則彼此相顧事急則爾汝相推而已將士官吏
從宣則違制順策則逆宣牽掣多端易啟間隙而况凡
有一項之費宣制兩處俱支殘壞之蜀支吾許時已不
勝其窘極又何以維之耶陛下但觀近進財計綱目一
二年所印銀會之數視往時幾倍即知之矣陛下留臣

本領共以保蜀正恐適速誤蜀也乃若聖謨所戒如邊防事件則臣近奏已陳大略不敢重瀆如大理一路則去年屢令俞興桑愈遣間體探小雲南以往今皆為北人降附地分路不復通兀郎之入蜀人猶有歸咎謂踏開蹊徑者縱若再遣恐亦難達要不過結約諸蠻俾之覘彼動息為我捍蔽乃若川江江面在在風寒去年敵兵自南自北而入實與共之臣固以危急為憂或者及以張皇為說欲為隄備所乏舟師已屢與蒲澤之言令

作措置至於救楮之策則具見前奏此事倘上當聖意
乞自朝廷斟酌可否推而行之俾知天子明見萬里之
外蓋非蜀士所欲難與共議之也若使知臣言而臣行
之慮有批激利未見而禍先及矣臣又伏讀聖訓謂臣
之歸當有辭於諸閫此尤感陛下保全之意但臣自知
材智不逮所乞者休致非望榮進皇天后土實鑑臣心
自丙午以前臣為陛下守邊與珙玠同列今犬馬力竭
矣目前兩閫荆則月日未久淮則春秋鼎盛臣自知愚

分豈敢比倫伏望聖慈矜憐其衰鈍憫惻其孤苦特賜
早放成命放還首邱拜此天隆地厚之恩九殞不足以
報臣已別具公奏外謹昧死祈哀聖造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

貼黃

竊惟蜀中甲兵錢穀盡在制閫實多宣司所申結局
非比謀代欲乞早賜處分俾澤之專意任事免相諉
責伏乞睿照

奏為徐提刑申呂馬帥事

臣竊以功名之會人臣之所難居讒譖之辭君父之所當察今有肆陳于胸臆不思如見其肺肝忌心一萌誣言百出臣不避萬罪敢為陛下告臣近據承議郎淮西提刑兼知濠州徐敏子申據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兼知蘄州呂文德更欲本司備申臣閱其彈劾之詞大非公言盡出私意臣于敏子于文德俱同王事無所黨偏以平心言之則文德久董戎行素負忠赤聲名在于敵

國勲績著于三邊敏子雖自詭事功而易于勇怯往往不能自重多所取輕荏苒違言殆非一日今敏子所劾臣不暇一一與辨但去年入亳擣汴由夏涉冬以數千之孤軍橫挑堅陣取其城邑敵為之牽制而入寇遂緩微文德不及此而敏子以為無功可乎不猶愈于匆匆入亳夕至朝返踉蹌而出賠笑諸將者乎今年壽城之役臣得敏子書無非危言駭論以為大事去矣其與史甯之言至欲棄豐壽而守濠梁朝廷調遣諸項援師望

其應接師過不聞忠義之相勉惟務口舌之交侵平時
抵掌談兵大言無當臨時畏縮不畫一籌畧無纓冠往
救之誼今而憑藉國威僥倖戰捷為敏子者正當如巨
冲之抱愧入地可也顧乃弗遂抵巇之間轉為傾陷之
謀盡畧新功加罪首將三軍之士聞者謂何且如洛口
駐師首尾兩月將士冒隆暑當勅敵自四月十四日至
五月初三日石阜連捷敵氣既奪我師始克進步五月
初九初十十一凡三晝夜與敵兵水陸相拒汧流重橋

叠填砲弩列岍軍士盡力搶奪寸寸而上之十二日援
師入城寇勢圍繞如故次日持兵出勦一鼓而破之敵
始北遁此非文德指授諸校布置方畧未必能以全勝
若此今敏子又以文德為無功不幾責人無已乎豈敏
子不知大將之事不在匹夫之勇不必以先登陷陣而
後為功乎向使敏子輩如文德之人有此俊功鋪張誇
伐當何如其措辭必不止此而已敏子之言可謂過矣
乃若所申文德怏怏怨望形之語言及以穢褻議朝廷

以爾汝待君父則文德為制領時臣在淮西幕已識之
今雖十年察文德之為人雖性頗直而言論自不苟兩
年往來本司但見其為國任事不憚勞役文德雖率其
言決不至如此姑以近日奉命援壽月日考之三月十
八日文德始準朝旨整齎兵船越再宿隨即起離二十
六日到本司蓋自蘄春不十日而至維揚未嘗徘徊觀
望也總統之命始以諸軍頭目不一雖未免辭避暨五
月二十三日庚遞既至一奉奎畫則文德曾不移時祇

拜領事亦未嘗固執違拒也恭順如此是豈不知畏朝廷尊君父者乎敏子入人之罪豈患無辭而必欲以此加誣蓋欲使之犯咫尺之威干雷霆之怒其設意也深矣臣又有可得而辨者敏子身為外臺劾一大將關係國體一毀一譽宜出至公臣五月二十二日得敏子十五日書以乞祠乞備申中間有曰若以濠梁處文德則名正言順又是以有用之才居有用之地且可以少報梁援壽之功正如滿盤大勢於緊要處下一得力之子

是敏子固以文德為當才也曾未數日劾疏遽聞乍賢
乍佞如出二喙于是可以窺其心矣蓋敏子自敵圍壽
而頗有幸灾之心壽圍既解踪跡不安惟恐他人得以
軋已且又傳聞廟論將以文德為代此固望而忌之矣
適文德輕舟夜下敏子河濱候見而不及之意謂不過
我而簡我于是始大鳴以求洩其怒然敏子荐之以示
其恩劾之以拒其來今日是則前日之非何相反如是
哉傳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敏子盍亦自愧乎語曰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于敏子有焉臣猥分閭寄所賴文武之士相與叶濟處心持論豈敢不平如敏子之政固有可議者臣皆不敢及但不有以辨文德之枉誅敏子之心則三軍百將聞此寧不解體用敢聲述公論上瀆聖聰如文德委是精忠可當事任臣敢以闔門百口保之異時文德或不如所言臣甘當同罪臣愚欲望睿慈恢洪聖度屏絕流言俯察樂羊盈筐之謗免賜參母下機之疑俾文德勉厲一心展布四體以當邊面共濟事機

豈惟文德之幸實臣之幸

可齋續彙後卷三